困學錄集粹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困學錄集粹

張伯行著

本館據正誼堂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蔡序

吾師儀封張清恪公所著困學錄。嗣君師栻師載校梓竣事。郵京師。屬世遠序之。世遠讀畢。肅而歎曰。國朝稱理學正宗。陸稼書張武承二先生最著。先生之學。則與同揆合軌。不參以異說者也。其學以立志爲始。復性爲歸。生平所自勉及所以勉人者。一以程朱爲準的。拳拳然服膺不懈。深憫世俗之汩沒於勢利。惑溺於辭章。其高明者。又爲姚江頓悟之學所誤。大聲疾呼。如救焚拯溺。嗚呼。先生之於道。可謂不遺餘力者矣。憶康熙丁亥歲。先生巡撫吾閩。世遠年方二十有六。先生使郡守招之來學。晉謁之際。授以讀書錄居業錄二書。曰。由此而體究程朱。由程朱而上溯孔孟。由孔孟而上溯堯舜。道豈有二哉。侍學二年。獎誨日加。故稍稍有所聞知。不敢忘所自也。先生生逢明盛。遭遇聖祖仁皇帝及今皇上眷遇之隆。始終一德。聖祖每稱曰天下清官第一。皇上賜之匾曰禮樂名臣。其學術事功。炳耀天壤。生榮死哀。鮮有倫比。世遠獨歎先生躬行實踐之功爲不可及也。立心以忠信不欺爲主本。先生自少至老。發言制行。表裏洞達。可不謂不欺者乎。整齊嚴肅者。主一之功。先生自私居以至羣萃。未嘗戲言戲動。可不謂主一者乎。學必先於義利之辨。先生爲濟寧道時。值歲饑。攜家資數萬。賑活數千萬人。所屬倉穀。不待申請。輒行賑糶。幾以此得罪而不顧。自爲中書。游歷內外。至大宗伯。常俸之外。未嘗受一錢。寸絲粒粟。皆取之家中。深惡古節度之進羨餘以自浼者。凡有公餘。悉爲恤民養士之費。可不謂義利之界辨若淄澠者乎。自古聖賢。

莫不以好善爲心。先生見人。則勖以第一等人事業。有一善。好之不啻口出。撫閩時。訪求讀書敦行之士。延入書院。厚其旣廩。月三四至。躬爲講論。爾時閩學大興。窮鄉僻壤。翻然勃然。至今風聲猶昨。及身爲大臣。薦達皆天下之選。及已薦而人不知者何限。此所謂身有之。故好之篤如斯也。或以爲先生溫厚和平。而風節未甚表著。此又耳食之見。先生歷官四十年。未嘗以私干人。人亦莫敢干以私。撫閩三年。舉劾悉當。吏肅民安。撫吳則直劾同官之奸貪。疏辭有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天下共傳誦之。卒賴聖明。公道得伸。然當其始。亦岌岌乎殆矣。夫識時觀變之士。守令監司。苟有攀援之私者。罪狀昭彰。尙依違繫戀。欲上彈章。而不能自決。若先生直節勁氣。憂國忘家。雖朱子之參唐仲友。許魯齋之劾阿合馬何異。大儒風節。萬古一轍。俗子徒以其小聰明才辨。而傲體道力行篤學之儒。亦見其不知量而已矣。先生刊布理學節義諸書。共五十餘種。所自纂輯者。則學規養正諸書。集解則四書濂洛關閩書及正蒙等書。皆刊行於世。斯錄多先生心得之言。自效力河干。以至垂沒之年。皆有成卷。策躬覺世。言之重。詞之切。總不外自爲聖賢。與勉人共爲聖賢之心。先生往矣。撫卷沈思。懼玷河汾之門。常羞櫟社之木。用誌余愧。非能表揚萬一也。

雍正四年五月五日。受業漳浦蔡世遠謹序。

尹序

余少慕平湖陸稼書先生經術文章。粹然一出於正。蓋其著書立說。散見編摩。又近宰鄰封。得諸身。被之口也。筮仕後。得悉儀封張清恪先生德望。每以未見遺編爲憾。嗣官維揚。獲交仲君西銘。幸讀先生已重鋟近思錄集解於安定書院。與小學集解。並授揚人士。今西銘復以困學錄集粹視余。且曰。先生一生精力所存。賢者閱之。自當水乳。余反復由繹。喟然歎先生之學。純粹以精。而其牖世之苦心。更深切而著明也。開卷云道莫大於體仁。學莫先於主敬。提綱之旨。入手之功。徹始徹終之道。程朱嫡傳。於是乎在。至於闢異學。砭俗學。大聲疾呼。閔達人之遯於空虛。病庸流之溺於私利。不憚言之長、詞之複焉。凡爲學者。宜知返哉。以先生躬行心得之書。詳加體認。必自立志始。知困而能學。能學則不困。端其本。既其實。庶乎有恥有爲。賢聖可希。而顯藏無二。不至役役終身。與草木同朽矣。於戲。草野之中。元氣常足。朝廷之上。正氣常伸。先生之志也。夫元氣之足。不外體仁以長人。正氣之伸。要歸敬事而後食。先生講之有素。宜其利澤及民。風徽表著。歷久而彌新乎。蔡宗伯嘗親炙先生。所爲語焉而詳與。蓋先生之學。與陸稼書同。而遇則獨隆。故其究於用者異也。余承乏中州。儀型在望。而西銘憲副。政績報最。行且繼武南邦。先生所自勉以勉人者。願共勖焉。

乾隆三年戊午孟夏。博陵後學尹會一書於大梁院署。

以維持之。吾故知天之生是人。蓋爲道謀。非徒然也。予獲交於先生。相知最深。讀是集。嘗思發明其旨。今嗣子諄以序文請。適與素願符。乃不敢辭。韓文公云。學者必愼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世之學者。求幾於道。其以是集爲船與檝可乎。錫山嵇曾筠撰。

自序

知之數三。生知尚矣。而學知之下。復有困知。誠以天之所賦資稟有厚薄。故心力有敏鈍。學焉而卽知。乃大賢以上之事。而非中材所可幾也。易曰。困、德之辨也。記曰。知困然後能自強。孟子言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蓋困則悔。悔則思。思則奮。奮則用力必堅。入道必深。故困而怠忽者。庸人之所以自棄也。困而刻厲者。君子之所以自修也。余稟質中下。幼受父母教戒。長承師友訓誨。雖頗知自愛。乃讀書輒忘。不能使常著於胸中。余之於學。亦旣困矣。於是隨時所閱。凡可以檢束身心、涵養德性者。從而筆之。以自省察。善者。我果能有之否。不善者。我果能無之否。朝夕考驗。其有一理之未融於心。一事之未協於道。則潛思極慮以求之。困極而通。每有所得。亦附於後。以備參觀。題曰困學錄。亦薛文淸公讀書錄、胡敬齋先生居業錄之遺意云爾。嗟乎。自異學紛起。其所宗主者。雖不一其名。要之皆缺下學之功。妄議上達之效者也。甚且以任心而動者。爲妙道所存。勤苦而有成者。皆迹象所在。信斯言也。聖人不當以困學居學知之次。而中材無以爲入道之階矣。故欲辨異學。當崇正學。欲崇正學。當從困學之功始。余以此自勉。願與天下共勉之也。

困學錄集粹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敬庵著

河干公餘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萬善之理。統於一仁。千聖之學。括於一敬。故道莫大於體仁。學莫先於主敬。

讀書須是體貼在自己身心上。則讀一句。得一句之力。讀一章。得一章之力。方爲眞實讀書。方於自己有益。若不能體貼。則書自書。我自我。雖讀書萬卷。亦奚益哉。

天地大矣。立三才之中。必能與天地同體。而後不愧於天地。聖賢往矣。生百世之下。必能與聖賢同心。而後不負乎聖賢。學者立志。可不遠且大哉。

爲學須是進進不已。教人須是循循善誘。

格物窮理。存誠主敬。是爲學實地工夫。古來善學者。無如朱夫子。而或者每議其支離。無他。避難而就易。務爲苟道而已。豈知舍格物窮理、存誠主敬而言學、舉非學乎。

循天理三字。是學者第一義。

天理二字。是箇定盤鍼。雖世運有升降。遭遇有常變。天理二字。總移易不得。

能與流俗日遠。而後能與聖賢日親。惟與聖賢日親。自然與流俗日遠。

道之在天地間者。無時或息。學者體道之功。亦當無時或息。

不勵行誼。而惟慕富貴。安得有眞人品。

士君子須是有守。然後能立品。

義理無窮。學然後知不足。試觀文王望道未見。孔子曰未能。曰何有。非示謙也。直見道量無盡。歇脚不得之意。

存誠自不妄語始。不妄語三字最難。其功夫在乎主敬。

古之學者爲己。須是不求人知方好。若有一毫求名之心。要人知道。功夫便不眞實。便有間斷。試思仁義禮智。吾心之所固有。孝弟忠信。吾身之所當爲。那一件是求名的事。易云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論語云人不知而不慍。中庸云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須是存這一副心腸。方是實落做功夫的人。方能有長進處。

常將讀書錄潛心玩味。學問自然日有進益。

蘇氏之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豈不快人心目。只是心術不正。故議論往往與道理違背。觀其爲武王非聖人。指伊川爲奸邪。可以窺其心術矣。

學者恪守程朱。是入聖賢的大道。汎濫諸家。便錯走了路頭。所以學貴知要。

太極圖說只言氣。而理在其中。

學以爲己。仕以爲人。斯君子矣。爲人而學。爲己而仕。斯小人矣。

詞甚婉曲。意甚嚴正。方是閔子騫的氣象。

待人當親君子。而容小人。故曰汎愛衆而親仁。用人當進君子。而退小人。故曰舉直錯諸枉。以待人者用人。則忠邪不辨。以用人者待人。則度量不弘。

學者誠有志於道。須是無以貨利損行。無以嗜欲忘生。無以驕奢敗德。而後可以求進於向上一路。

學者貴卓然自立。尤貴奮發有爲。只一箇待字。斷送了古來多少人。故因循最足害事。有待而興。便是凡民。凡民自甘爲凡民。非天有以限之。無待而興。卽爲豪傑。豪傑自爲豪傑。非人有以助之。

人必於道理上見得極眞。而後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腳住。亦必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腳住。而後於道理上守之愈固。

人生須向道理上講究。方有著力處。道理須從身心上體貼。方有得力處。若不向道理上去。只是虛生。不向身心上去。只是空談。

六經所載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也。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者。夫子刪定纂脩六經之功也。若六經不得夫子纂脩。後之學者。雖欲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其孰從而求之。斯道當不至今日始

絕矣。

學者須是正襟端坐。讀聖賢書。收斂此心。不爲外物所搖奪。自然日有進益。如談頓悟。便是異學。

古人云。行己率由古道。存心常畏天知。學者當各書一通於座右。以自警省。

大凡處順不可喜。喜心一生。驕侈之所由起。處逆不可厭。厭心一生。怨尤之所由起。一喜一厭。皆有動於中也。聖賢之心。如止水。或順或逆。以理處之耳。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哉。

纍日看遺書。甚好。因思二程先生之言。眞得聖人之傳。以其說道理不高不低。不急不緩。溫乎其夫子之言也。讀之。令人心平氣和。萬慮俱消。

日夜痛自檢點且不暇。豈有工夫檢點他人。責人密。自治疏。可不戒哉。

天以氣生人。卽命人以理。理不在氣之外。人人得氣以成形。卽得理以成性。性亦卽在氣之中。

中庸一書。不是說道之本體。就是說道之工夫。首章言道原於天。而君子體之。末章言君子體道。而卽合乎天。中間言道言德言誠。皆本體也。言學問思辨行。言擇善固執。言尊德性、道問學。皆工夫也。學者於言本體處。當體認親切。於言工夫處。當著實用力。

君子循天理。仰不愧。俯不怍。舉止自如。故常泰。小人徇人欲。勢必趨。利必附。盛氣所形。故常驕。

直者一事不敢徇人。廉者一介不敢自汙。

太極卽是天理。君子脩之吉。存天理也。小人悖之凶。違天理也。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復

乎天理之本然矣。

學者須是常存敬畏。自然日有進益。敬則恪恭謹凜。見善自勇於爲。畏則戒愼恐懼。不善自不敢爲。

從來大事業。須從戒愼恐懼中做出。試觀堯舜孔孟。皆不自足。兢兢業業到老。是所以爲堯舜孔孟也。

君子小人。不容並立。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不爲君子。便是小人。不循天理。便循人欲。中間更無中立去處。

今之學者。只求做官。不求做人。蓋務舉業。飾文辭。博科第。拾青紫。此求做官者也。以立身行己爲先。以綱常名教爲重。以孝弟忠信爲實脩。以禮義廉恥爲防檢。此求做人者也。求做官。自不暇求做人。求做人。自不暇求做官。此兩事也。而做人好。做官自好。做官好。必由於做人好。此又相因者也。若不求做人。祇求做官。決不能爲好官。不求做官。但求做人。斷未有不爲好人者也。學者須是急求做人。莫要急求做官。

凡遇事。須安詳和緩以處之。若一慌忙。便恐有錯。蓋天下何事不從忙中錯了。故從容安詳。爲處事第一法。

天下無不學之人。而學各有異。農學爲耕。工學爲藝。商賈學爲轉移貿易。皆用以營運衣食。謀利者也。士學爲聖賢。則爲修齊治平之事。行道者也。若止習爲科舉之學。務爲利祿之圖。則與農工商賈之學無以異矣。古人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何以稱焉。

古人讀書。學爲聖賢。故其所謀者。皆修己治人之事。以之居官。則澤被天下。聲施後世。今人讀書。學爲科

舉。故其所務者。記誦文辭之末。以之居官。爲身謀耳。爲家謀耳。於民社漠不相關。無怪乎天下議儒術之迂疏也。讀書者。必學爲聖賢而可哉。

每思愼言。而言之妄發者甚多。皆是心不存之故。何以存心。曰主敬。

上生今日。仁義道德之旨無聞。聲色貨利之習日滋。儻有能淡然於勢利之途。超然於富貴功名之外。日取古聖賢之書。而研究之。是亦聖人之徒也。

君子小人。不容並立。亦最難分辨。君子以小人爲小人。小人亦以君子爲小人。但就孔子所論君子小人處。一一較量細論之。則君子小人。自難逃洞鑒。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又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又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又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又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凡此數段。處己待人、存心制行、應事接物之道。皆在乎是。觀人者。以此而人不能掩。自脩者。以此而己亦難自昧矣。

胡敬齋曰。學只是盡其當然之分。不可要求異於人。亦不可要求合於人。夫要求合。是鄉愿也。要求異。是異端也。不求合。不求異。這纔是中庸之道。這纔是中立而不倚。

凡人聞譽而喜。聞毀而怒。這便是私心。蓋毀譽未可盡信。亦顧其是非何如耳。若譽之而是耶。祇以道其實。若譽之而非耶。適以增我之愧。何喜之有。若毀之而非耶。固無損於我。若毀之而是耶。我且得因之而知改。又何怒焉。

道也者。日流行於天地之間者也。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世有明之行之者。而道不加益。世無明之行之者。而道不加損。然論語曰。人能弘道。中庸曰。待其人而後行。則道之有賴於人也明矣。堯舜禹之精一執中。湯之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文之緝熙敬止。武之敬勝義勝。孔門之博文約禮。孟子之盡心知性、存心養性。周子之仁義中正、主靜立極。程子之知行並進。朱子之主敬窮理實踐。此千聖之眞傳。萬古不可易者也。

程子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又曰。曾子傳聖人道。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辨。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周子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又曰。聖、誠而已矣。可見誠是作聖之基。薛文淸公亦曰。一誠足以祛百僞。故學聖人者。當自存誠始。而存誠又自不妄語始。

程子曰。呂與叔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可見學者用主敬工夫。須是有嚴肅的意思。亦要有舒泰的意思。蓋非嚴肅。則無以立其防。非舒泰。又恐過於苦。

朱子曰。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鬬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己爲人之分。蓋學貴心得。徒事記誦。則不足貴矣。此明道先生所以謂上蔡爲玩物喪志也。然其爲人誠篤。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又非人所能及。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

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更最得程門教人之綱領。故明道歎後來楊謝二君獨有長進。

或問朱子曰。延平靜坐之說。聞先生頗不以爲然。如何。曰。此亦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會靜。可見靜坐理會道理、與佛家靜坐、要使此心如枯木死灰者相別。蓋佛家靜坐。此心不要用。儒家靜坐。此心卻要用。然必靜坐。始能見得道理。若不靜坐。心下常鬧熱。如何看得道理出。但知靜坐。而不知讀書。亦不能見得道理。所以朱子說居敬窮理。便兩足俱穩。

朱子曰。舊見李先生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可見學者功夫。要自己去做。但得師友之助。則易爲力耳。若全靠師友。一旦無師友之助。其不至於墮落者幾何。李先生聞道。雖資師友。後來功夫卻是自己用。到得積纍功深。涵養純熟。睟面盎背。自不可及。

孔門學脈。求仁爲要。孟氏學脈。集義爲先。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涵養省察之功。於此爲切。

偶讀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因念人生光陰有幾。豈可虛度。

來知德曰。公卿難到。聖賢可學。予謂來先生未免猶有羨慕公卿之意。若眞有爲聖賢之志。只應曰公卿易到、聖賢難學。從古以來。幾世沒一箇聖賢。公卿卻是日日有的。公卿時至則爲之。聖賢卻是日日要

做直無一時一刻可以寬假得的。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吾人爲學。須是朝乾夕惕。日有孳孳。不肯稍自寬假。眞見得一息尙存。此志不容稍懈。這纔是眞實用工夫。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特論其理耳。君子原不因有慶而始爲善。不因有殃而始不爲不善。只是見得道理合當如是。原非有所冀倖而然也。

易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自古國家之亡。多由於婦人。而實由於夫子之不能以義制之。

尙書每言欽哉。可見千古帝王相傳之心法。不外一敬。

禮記曰。君子恭儉撙節。退讓以明禮。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走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子曰。不學禮。無以立。然則人欲自別於禽獸。安可以不學禮。

不知有心。便是放纔覺心放。便是收。求放心無別法。只常惺惺便是。故功夫惟在主敬。

居業錄云。參同契欲關鍵耳目口三者。使耳不用聰。目不用明。口不以言。以完養神氣於內。此但能養一身之私。而棄天下之理。世之自私者。多好之。故害道尤甚。愚謂世之自私者。但學此術以養一身之私。猶可也。甚且以爲天下之理。已盡於此。是使聖賢大中至正之道。竟等於異端術數之私。其爲世道人心害也。豈淺鮮哉。故不得不急爲辨之。

居業錄云。陰符經之言奇怪。蓋聖王之道不明。奇怪之士。欺世之無人。縱其異說。而無所忌憚。說者以參

同契陰符經與易同用。非也。易雖精微。而坦易明白。中正廣大。周徧詳悉。非二書可擬。今之爲異學者。假參同契陰符經。以爲朱子晚年所得之妙。且援引易理。以爲與之相同。是舉聖賢之所學。悉歸於異端。豈知聖賢之學。自有全體大用在。固不同於空虛無用者哉。

居業錄云。人以朱子調息箴爲可以存心。此特調氣耳。只恭敬安詳。便是存心法。豈假調息而存。以此存心。害道甚矣。今人以此存心。併以此爲道。豈不可哀。

天下只有一箇是。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若曰兩存其是。豈有此理。譬如之燕都者。一人之北。一人之南。必告以之北是。之南不是。然後人有所適從。今曰兩存之。則誤人多矣。今之明儒學案、理學備考。得毋類是。

凡人居家。須常令有不足處。方好。國家糧艘共萬隻。而缺其一。數不使滿。物不使盈。亦守謙之道也。

師道立而善人多。師道不立。欲致治無由。吾鄉學使。惟山右張先生諱潤民者。公正不阿。不通賄賂。不徇情面。雖有善於營求者。亦無所施其巧。至今人猶樂道之。嗚呼。安得盡如張先生。以之風士習乎。

陽明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吾謂有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致知。爲善去惡。是力行。

堯妻舜以二女。其說紛紛。皆據史記謂舜爲堯同族羣從元孫也。則二女爲舜同族祖姑矣。何其敢於誣聖也。使舜爲堯之族孫。堯必不以二女妻之。使二女爲舜之族祖姑。舜必不以爲妻。儻有是事。亦何以

爲堯舜。或曰。史記之言。不足信乎。予曰。史記之不足信者。亦多矣。不必他引。卽以舜之事言之。瞽瞍欲殺舜。在其初年。堯之舉舜。在克諧之後。金仁山以爲孟子當時不辯萬章之失。其意不在於辯世俗傳訛之迹。在於發明聖人處變之心。務使學者見其爲人倫之至耳。而又何疑於妻舜二女之事哉。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雅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愿。恐其亂德也。予則曰。惡陸王。恐其亂程朱也。

叔孫豹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予觀今之爲富不仁者。不知爲天之殃之也。而侈然自恣。良爲可歎。

古人稱兄弟爲雁行。謂其行次不亂。卽長幼有序之意也。今之爲弟者。或坐居兄上。或行在兄前。覥不爲怪。反鴻雁之不如矣。

羅整庵云。理之所在。謂之心。心之所有。謂之性。愚案。心統性情。謂心之所有、謂之性。則可。謂理之所在、謂之心。似欠妥。蓋理之所在、謂之心。是有道心。而無人心。虞書何以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乎。謂理具於心。則可。謂理之所在、謂之心。則不可。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欲之所在。將不謂之心乎。觀程子曰性卽理也。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也。便見。

孔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檀弓云。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此皆崇本之論。爲世之專尙繁文、而不戚不哀者言也。

周子極力說箇幾字。便有教人審幾之意。若幾之不審。安能便有善而無惡。此正周子喫緊爲人處。且其圖正出者爲善。旁出者爲惡。正教人由正路而行。勿流於旁途也。

或問。妒嫉字皆從女。何居。曰。女子陰性多妒嫉。故字旁從女。明其非鬚眉丈夫也。今世見人有才。則妒其才。見人有德。則妒其德。見人有位。則妒其位。以丈夫而爲女子之行。豈不可恥。究竟有才有德有位者。終不以是而加損。所謂小人枉自爲小人。

學者莫貴於能謙。莫患乎自滿。自謙則惟日不足。故常欿然而若歉。自滿則以深爲高。故常侈然而自足。爲人要誠實。存心要謹愼。學術要醇正。品行要端方。操守要淸廉。任事要勤敏。此居官之急務也。

天下惟不欺最難。而人每易言之。須是上不欺君。下不欺民。內不欺己。外不欺人。方成得箇不欺。豈易言哉。

吾心只有一箇天理。尙不能存得。更做甚麼人。明道先生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己體貼出來。吾人爲學。當隨時隨處體認天理。然非讀書窮理。洞見本源。天理二字。卻從何處得來。

佻達輕浮之輩。必非佳器。而厚重少文之士。每多實行。故實心做學問的人。畢竟敦樸者居多。所以夫子說。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欲天下得治。須是愼簡天下之督撫。愼選天下之學臣教官。愼簡督撫。取德望素重、才守兼優者爲之。必能潔己率屬。綜名實。公黜陟。懲貪墨。絕饋遺。則大法而小廉矣。愼選學臣。取公廉寡慾、崇尙正學、文行

並茂者爲之。必能整躬端範。抑奔競。振孤寒。絕苞苴之路。開公正之門。則士氣奮而士品端矣。愼選教官。取品行端方、學術醇正、操守淸廉者爲之。必能飭廉隅。崇實行。訓禮讓。廣教化。則家敦孝弟之行。俗遠囂矜之風矣。

纔要做第二等人。便是自棄。纔要做第二等事。便是自暴。

世之學者。以名節不足檢。以放縱爲無礙。天下自此無人品矣。

道須學。學須講。有不啻饑之食、寒之衣者。而講學之士。爲世詬病。豈盡世之尤哉。毋亦學者徒慕其名。而實不副。徒襲其言。而行不逮乎。

講學但要自心信得過。勇往直前行去。不要在人面前討好。亦不可怕人議論。伊川有洛黨之嫌。紫陽有僞學之禁。眞西山稱爲眞小人。魏了翁號爲僞君子。自古及今。從來如此。何足怪哉。

人既生在世上。做一箇人。自有箇做人的道理。大而綱常倫理。小而日用飲食。那一件不有箇至當不易之則。皆要於我之一身。求盡其道。若於道理上全不理會。悠悠忽忽。如醉如夢。甘與草木同朽。豈不枉過一世。

黃忍江爲黃安訓導。有一緇衣。欲葺梵宇。持籍匄助。先生曰。嗟吾亦孔氏之守祀也。目擊吾孔氏之宮。不足以妥靈。而不能謀。吾時心惻矣。而顧爲若謀耶。邑令感其言。乃亟爲葺理殿廡。予旣歎先生之知所重。又歎邑令之勇於爲善也。今之學士大夫。見吾孔氏之宮。不足以妥靈。漠然絕不爲念。而於葺理梵

字。倒囊而出。亦不吝惜。蓋迷於生死輪迴之說。欲佞佛以求福耳。陽儒陰釋。是亦聖門之罪人也夫。

居今之世。當以興廉讓、抑奔競爲急務。使人皆敦本尙實。重德行。飭廉隅。俾奔競者愧。而恬退者勸。此乃激揚天下之大權。

每讀先儒語錄。輒令人鄙吝消融。心胸開朗。勃然有正人君子之思。

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合天下之耳目以爲耳目。其見必廣。合天下之心思以爲心思。其慮必周。恃一己之私者。則隘矣。

周子之學。其精微在太極一圖。而二程夫子所以傳周子之學者。則未嘗及太極也。止言日用常行之道而已。夫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夫子之學。其精微在易。而曾子子思所以傳夫子之學者。初未嘗及易也。亦止言日用常行之道而已。蓋日用常行之道。乃盡人所可共由。而精微之蘊。及行之既熟。當自知之耳。

薛敬軒曰。太極圖說。程子之後。惟朱子知之。宜程子不以語人也。愚謂程子當聖道久湮之日。孔曾思孟之書。尙未大明於世。故表彰四書爲急。而太極爲緩。朱子當聖道大明之日。孔曾思孟之書。程子與其門人業已講明而表彰之矣。故朱子得以集而爲註。且將太極圖通書各爲註之。使人由日用常行之道。以進求夫窮理盡性之歸。庶有以上承往聖之傳。而下開來學於無窮也。

周子書。其言質樸。其義精深。令人尋味無窮。

周子不闢異端。而異端不得而託之。於此見所學之正。

陸稼書崇正學。闢異端。黜浮僞。尙眞實。有功於程朱。爲益於後世不小。

或問。明道曾看釋老書。伊川則莊列亦不曾看。朱子曰。後來須著看。不看。無緣知他道理。愚謂學者須先讀周程張朱之書。而後汎觀他書。始有以別其是非。而定其從違。若胸無定見。而驟觀他書。不惟耗費精神。兼恐爲其所惑。

崇寧二年。言者論伊川先生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敍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之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及慶元時。攻僞學日急。選人余嘉上書乞斬晦庵先生。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先生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有勸其謝遣生徒者。先生笑而不答。夫伊川止四方學者不必及門。足見先生持身謹嚴。而晦庵日與諸生講學不休。足見先生信道肫篤。二先生亦各有所見也歟。

張橫渠先生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於聖賢之域否。學者聞言。亦多有從之者。近世學者。肯置意科舉。相從於聖賢之域者。絕少矣。大道日晦。學者常習於庸陋。可歎也已。

尹和靖曰。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能以天地之心爲心。便是與天地同體。夫天地者。至公

無私也。人只有私心。便與天地相隔。故不能合天地萬物爲一體。若去得此心。何大如之。

鄧元錫博覽經史。有志爲己之學。時心學盛行。學重證覺。九思九容。四教六藝。皆以爲多。元錫曰。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愼。是無心也。及門者。皆彬彬有造。元錫眞得修身治心之法矣。學者誠能修九容。愼九思。卽是入聖之基。

劉彝言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取文不以體用。而尙聲律浮華。則風俗偸薄。若今之文。不止尙聲律浮華。而兼尙詭異險僻矣。不止文尙詭異險僻。而司文衡者命題。亦尙詭異險僻矣。主司以此難士子。士子以此迎合主司。吾見相率而入於詭異險僻之途也。其爲害。豈區區在文藝閒哉。

夫人臨事。鮮不喪其所守者。非才小也。學有未深。養有未裕也。學不深。則理不明。理不明。則道不足以貞遇。養不裕。則義不集。義不集。則氣不足以鎭物。事物之來。安得而不喪其所守。

天下無占便宜的聖賢。人皆好豐。我從嗇處做去。人皆好逸。我從勞處做去。

作文章。須是讀書明理。躬行實踐。使義理熟爛於胸中。然後發爲文章。自然眞切透快。今之作文者。直如戲局。喜者必笑。哀者必哭。此人情也。而戲場則不然。本無喜也。而故爲笑之狀。本無哀也。而故爲哭之狀。特假借摹擬耳。今之作文者。何以異是。

惟敬可以勝怠。惟勤可以補拙。惟儉可以養廉。

近日學者病痛。惟在一利字不能拔得根去。故學問終無長進處。對證之藥。惟有一義字。孔子曰。見利思

義。此是今日學者最切要工夫。從此用功。學問不患不長進。

予往居京師。每逢朔望。見富豪之家。多持錢赴前門外買鳥放生。小人競取之以射利。夫放生好事也。而使人競取之以射利。則鳥之得全其生也寡矣。是放生適所以戕其生也。何如我不放生。使人亦不取之。其所全者大也。或曰。信如子言。將以放生爲不可乎。予曰但可偶一爲之耳。見物之不獲其所者。明明有可生之機。而不能自遂。吾從而放之。則物之命既有以保全。吾之心亦借以慰快。此仁者之事也。卽孟子所謂不忍人之心也。

人須於每日平旦時。常自思曰。我之存心。果無刻薄乎。我之行事。果無乖戾乎。我之責己者。得毋太恕乎。我之責人者。得毋太苛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日日行之。當自有進。

學者實心做爲己工夫。須是先讀五經四書。後讀近思錄小學。則趨向既正。再讀薛文清讀書錄、胡敬齋居業錄。然後知朱子得孔孟之眞傳。當恪守而不失。再讀羅整庵困知記、陳淸瀾學蔀通辨。然後知陽明非聖賢之正學。斷不可惑於其說。從此觀諸儒議錄。則是非了然胸中。邪正判如白黑。可以無岐趨之惑矣。

賀相國逢聖云。餓死事小。家中沒飯喫。寧用米磨羹度用。切不可錯動念頭。不錯動念頭若何。曰。公門無一事之干。本宅無生事之僕。錢糧無分毫升合之逋欠。馬遞水驛。不往索一騎一舟。山場湖地。不討管一尺一寸。大江上下。無營運裝載之船。其或以非意相加。則加誡子孫。閉門謝過而已。夫本分之外。毫

不妄爲。橫逆之來。返己自責。此誠處世之良法也。

曹眞予曰。祖父之遺。子孫公用之。天地之遺。天下人亦當公用之。而貧富不均。或至餓死。可歎也。均之者。人主事也。予謂亦公卿大夫儒者之事也。能存此心。緣分自盡。方得西銘遺意。

天下事。多壞於僞君子。今有人焉。觀其容貌。君子也。觀其言論。君子也。觀其威儀動作。無往非君子也。而其最不能假者。每在利害之閒。蓋見利必趨。見害必避。乃小人之眞情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觀人者。亦觀其喻義者爲君子。喻利者爲小人而已。容貌言論。威儀動作。舉不足憑。矢天誓日。舉不足信也。持此以觀人。則小人之情。無所遁矣。

文公家禮云。忌日止祭一位。註云。謂父忌日。止祭父。母忌日。止祭母。似乎是矣。然獨不曰事死如事生乎。死者之忌日。猶生者之誕辰也。若父誕辰。止宴父而不及母。母誕辰。止宴母而不及父。於理順乎。於心安乎。以是知家禮乃朱子未加更訂之書。

困學錄集粹卷之二

河干公餘

天下極富者。使人稱爲富人而止。極貴者。使人稱爲貴人而止。工詩者。使人稱爲詩人而止。工文者。使人稱爲文人而止。獨是身任道統之傳。使人稱爲聖賢者。落落天壤。曾有幾人。故天下富人貴人詩人文人不可勝數。而聖人賢人每不易得。此夫子所以致歎於未聞好學也。

謹言愼行。須從主敬中來。不然。而徒求之言行。恐終無捉摸處。

中庸言君子戒愼恐懼。又言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惟其戒愼恐懼。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此非體道之深者。未足以知之。

孟子泰山巖巖氣象。是從善養浩然之氣來。

作德日休。爲善最樂。常置此八字於胸中。覺有無限受用。

學聖賢者。自待要高。不可有卑下心。自責要重。不可有輕忽心。自任要勇。不可有退縮心。

心事如青天白日。立品如光風霽月。這纔是儒者氣象。

先儒謂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執權衡以度輕重。今之學者。全不知道爲何物。滿心中渾是私欲。又何怪乎是非之莫辨哉。

纔覺精神散漫。便是工夫懈怠。就宜猛然警省。

魏莊渠曰。萬分廉介。不過小節。半點貪汙。便成大惡。可爲居官律己之戒。

人於外物件件要好。只有一箇心與身是自己的。偏不要好。失所重輕矣。或問心何以好。曰。還其心之所固有。去其心之所本無。如此而已。問身何以好。曰。吾身所當爲者。不敢不爲。所不當爲者。必不敢爲。如此而已。心之所固有。仁義禮智信是也。身之所當爲。忠孝廉節是也。

陸稼書曰。今日吏胥之舞法。亦既屢申飭矣。而舞法者自若。守令之貪汙。亦既屢申飭矣。而貪汙者自若。豈非舞法貪汙者。未必盡發覺。發覺者。未必盡加誅乎。此宜以嚴爲貴者也。愚謂貪汙者。固當嚴誅。而激濁莫先於揚清。尤當旌善類。獎忠直。使正誼明道之儒。剛介端方之士。皆有以振勵其志氣。不至爲小人所排陷。則人人將鼓舞於功名。相率爲正人君子之行。而不肯流於小人之歸矣。彼嚴以誅之者。亦不過使貪汙者。有所畏而不敢爲耳。與其使之有所畏而不敢爲。何若使之有所恥而不肯爲。

要學聖賢。別無他法。須是事事循天理。念念遏人欲。實實做去。一切窮通得喪吉凶毀譽。聽之自天。任之於命。毫不動其心焉。斯庶幾矣。

曹月川平生衣取蔽體。食取充口。目不觀非聖之書。口不談非聖之言。未嘗一日閒也。羽翼經傳。既有功於前賢。成就人才。復有功於後學。上足以繼鄒魯之墜緒。下足以續濂洛之正傳。宜其掌霍蒲二州縣教。起人尊師重道之思也。

凡人性情麤暴。皆氣爲之也。惟聖賢能以理制氣。學者於事物之來。有逆於心者。能以理勝之。而不爲氣所役。庶乎去聖賢不遠矣。

日閒少接幾箇閒人。少說幾句閒話。少做幾件閒事。時時以古聖賢嘉言懿行。陳列於前。觸目警心。庶其有益乎。

元成宗卽位。詔蠲田租十之三。浙江省臣言江南貧民佃富民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者。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是恩及富室。而不及貧民也。宜令佃戶輸田主亦如所蠲之數。詔從之。吾鄉前年曾蠲錢糧十分之五。予亦照數免其佃戶。而富室有田之家。多以予爲過舉。安得建言君子。條陳於上。立爲定例。以惠窮民乎。

所貴乎學者。爲能變化氣質也。自己氣質。尙且不能變化。更說甚學。

蔡虛齋曰。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識者。必不多言。惟見細人狂人佞人乃多言耳。未有多言而不妄者也。予日求謹言。嘗以此語爲戒。而究不能謹。乃知謹言之難也。

張橫渠云。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此可爲編書之要訣。古人著書。或有關於世道人心。或有關於身心性命。斷非漫然而爲之也。若編書不先定其規模。而汎汎寫過。漫無成見。殊非古人著書之意。

有豪傑之才。必有聖賢之學。二者相濟而爲用者也。有豪傑之才。而無聖賢之學。祇成其爲豪傑。有聖賢之學。以斂豪傑之才。斯成其爲聖賢。天下有豪傑而不聖賢者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

寡欲是養心入手工夫。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去聖賢爲不遠矣。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故朱子論用功之要曰敬義夾持。

知之眞。則行之必力。行之力。則知之益固。故朱子論用功之要曰知行並進。

小人之所以見用者。才也。小人之所以壞事者。亦才也。小人無才。如何能動得人。故一才一藝之長。小人或有勝於君子之時。有國家者。不知而誤用之。鮮不敗事。

學問須猛進一番。方有長進。覺得向來氣質不好。便須勇猛變化。一躍躍出。再不復作。此是何等氣象。若今日是這樣人。明日仍是這樣人。因循怠惰。如何得長進。

或問何以爲學。曰致知力行。何以爲治。曰厚生正德。何以治己。曰存理遏欲。何以處世。曰守正不阿。何以待人。曰溫厚和平。守此五者。其庶幾乎。

居官者。以國事當家事做。決無有不忠者。

司馬溫公章奏。皆有關於君德。有關於民隱。有關於世道人心。其愷切詳明。可法可傳。獨乞印行荀子揚子法言狀。爲不宜行。韓文公云。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溫公乞印行之。烏得無悞乎。程朱有功於萬世。以其表彰四書五經。倡明孔孟之大道也。設使荀揚之言得行。孔孟之道。又何由而著。此一章奏。不得不爲溫公之錯。

天地間。只有這一箇道理。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自天所賦予而言。則謂之命。自人所稟受

而言。則謂之性。其實非有二也。

自仁義禮智爲人所同稟者而言。則謂之性。自其仁義禮智爲人所共由者而言。則謂之道。性也道也。非有二也。

自仁義禮智渾然全具者。則謂之性。自仁義禮智隨處發見者。則謂之情。性者。情之體。情者。性之用。而統之者。則心也。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人有禮。則日在天理上行。事事循天理做去。那得不安。無禮。則日在人欲上行。事事徇人欲做去。那得不危。

幼子常視母誑。蓋幼子之心。本無不誠。習於僞。則僞矣。視有兩意。未然而訓導之、既形而禁止之是也。正心誠意之學在此。司馬温公幼時。偶有僞言。其父誡之曰。小子敢誑語耶。從此不敢妄語。卽此可見矣。

王龜齡曰。自古聖人。德盛則待人必恕。實有餘則取名必廉。以此見過於責人者。必德之未至也。急於求名者。必實之未至也。

求名者於朝。求利者於市。求道者。將何以哉。曰。六經而已矣。六經者。道之所寓也。程朱不云乎。反求諸六經而得之。今之求道者。不求之六經。而妄希夫頓悟也。亦獨何哉。

聖賢所以惡異端。而諄諄辨之者。爲其彌近理而大亂眞也。若彼無一段似是而非的道理。亦安能惑世而誣民哉。

此心不敬。則事事皆病。此心能敬。則百樣病痛皆無自而生。故敬字爲學聖要訣。中庸言愼獨。孟子言求放心。皆是敬字註腳。

檀弓云。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此爲心有餘而力不足者言之也。蓋言禮則力或有所不足。言敬則心無不可以自盡。孔子曰。祭之以禮。則內盡其誠。外盡其禮。情文兼至。而無憾矣。

禮記曰。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夫兄弟者。吾之同氣也。父母之所愛者也。吾有兄弟。而不能體父母之愛以愛之。豈惟不弟。並爲不孝。每見世之人。有因財產而致爭訟。有因婦言而生嫌隙者。盍三復乎斯言。

明道瀟灑。伊川謹嚴。初學以學伊川爲正。然亦別無他法。惟是內存戒愼恐懼。外守規矩準繩。日積月纍。自有進步處。

非爵無以榮親。非祿無以養親。爵祿亦聖賢所不棄。但萌一富貴利達之念。便多一求富貴利達之態。志既卑矣。品斯下焉。

可以聖賢自期。不可以聖賢自負。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學莫先於致知。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可知涵養進學。皆須以敬爲主。

朱子之學。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爲功切實可循。但學者每畏其艱苦難入。自姚江之徒。以不檢飭爲自然。以無忌憚爲圓妙。以恣情縱慾、同流合汙爲神化。以滅理敗常、毀經棄法爲超脫。凡一切蕩閑踰檢之事。皆不礙正法。天下有此便宜事。誰不去做。而聖學之籓籬決矣。卽姚江亦不意其流弊至此。然作俑者誰。按律當分首從。其罪亦何所逃於天地間乎。

張橫渠先生作令。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會於庭。諭以養老事長之義。程明道先生作令。民有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此爲政之本也。賈誼有言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不信然哉。

士君子能咬斷菜根。而後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能視富貴如浮雲。而後天下無不可處之遇。

世俗以形骸爲生死。聖賢以道德爲生死。赫赫與日月爭光。生固生也。死亦生也。碌碌與草木同腐。死固死也。生亦死也。

吾人之心。貴於能小。又貴能大。能小者。不使其流蕩。能大者。要使其開闊。

世有傳道之人。卽有亂道之人。而亂道之人。皆託爲傳道之人。故必有以辨之。而吾道始尊。孔子之惡鄉愿。孟子之闢楊墨。皆不得已者也。

天下事。說得去行不去的儘多。貴能做。不貴能說。我能做得。何用說。我不能做。又何必說。

士君子遇小人傾陷。別無奇法。惟有兢兢業業。自寡其過。立身於不敗之地。使彼無機可乘。斯已矣。

心無私欲。自然會剛。心無邪曲。自然會正。

趙季仁謂羅大經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羅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予更有一願。願行盡世間好事。亦知必不能盡。但力所能爲。不敢輕易放過耳。

伊川先生每見學者靜坐。便歎其善學。予謂靜坐而思念俱冥者。此坐忘也。靜坐而思念紛擾者。此坐馳也。皆不得謂之善學也。須是靜坐時。有存誠主敬之功。方可。中庸曰。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存養其要矣。

凡事當留有餘不盡之意。則有餘味。卽交道亦然。故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意見纔入用事。眼前便有許多好醜高低未平滿處。若徹底止在道理內討生活。譬如有源之水。流而不息。曲直方圓。隨其所遇到處平滿。乃是本性流行。眞實受用。

程子曰。言人便以聖爲至。吾增一語曰。學聖須以人爲先。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卽言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又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是聖之所以爲聖者。在此倫。人之所以爲人者。亦在此倫也。人能克盡此倫。始克成其爲人。成其爲人。而其學聖也。不遠矣。

胡敬齋曰。讀書極難。蓋難得聖賢之意。或有讀周茂叔令二程尋仲尼顏子之樂處、所樂何事。遂去他身上尋箇樂。未免猖狂自恣。自己不曾做顏子工夫。遂欲樂顏子之樂。不亦誤乎。

程篁墩道一編信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幾欲混朱陸爲一使學者茫然莫辨得陳清瀾學蔀通辨朱陸之異始見朱陸之早同晚異始見是陳清瀾大有功於朱子大有功於後學也

胡敬齋先生曰儒者養得一箇道理釋老只養得一箇精神養得道理純熟是要應事接物使不差養得精神完固是要遺事物以爲高正學異端之辨在此

崇正辯曰聖人之道不可躐等釋氏之教一超直入故儒生以吾聖人爲迂以彼釋氏爲徑今以登十三級浮屠明之不可躐等者猶自最下用足歷級升而上也一超直入者猶自平地不用足歷忽飛而至也此實而彼虛實難而虛易士大夫樂於無稽超勝之說以爲孔子所不到孟子所不知而實無所得使世俗日以淪胥莫可救也夫不可躐等者下學而上達也必有讀書窮理之功躬行實踐之事一超直入者瞑目靜坐明心見性卽可以造無上眞人也世人迷於其說而不悟悲夫

陽明與張元沖論二氏之學元沖曰二氏作用亦有功於吾儒不知亦當兼取否陽明曰說兼取便不是了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學皆我之學卽吾盡性至命中完養此身謂之仙不染世累謂之佛陽明以二氏之學而欲假聖賢之學如何假得觀其言曰二氏之學皆我之學則陽明非聖賢之學明矣

傳習錄云蕭惠好仙釋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爲不足學其後見得聖人之學簡易廣大始自歎悔錯用了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閒此正所

謂差之毫釐。謬之千里者也。陽明自謂錯用三十年氣力。不知一生氣力皆錯用。豈但三十年哉。於聖人之學。何曾夢見。

朱子七歲讀孝經。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如是。非人也。其後卒接道統之傳。蓋其根本先立也。今之學者。欲舍人倫而言學。吾不知其所學者。果何學也。

尙論古人。須是設身處地方可。不然。做局外人。說自在話。直是容易。

若是眞人品。自然表裏如一。口然而心不然。算得甚麼人。

學者最不要夾雜。於聖人之道。專心致志。力求至之而已。

羅仲素曰。士之立朝。當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

杜陵詩云。新松恨不長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人奈何不爲新松。而爲惡竹哉。

趙淸獻公曰。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爲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爲者。不可道也。由是推之。凡所爲者皆可道。凡所道者皆可爲。可以告父兄師友者。卽其可以告天者也。

呂涇野先生家居。有客爲權貴持三百金求公文。公曰。人心如靑天白日。不意視如禽獸。客慚而退。夫三百金不足以易公一字。則公之生平。可槪見矣。

天生富人。所以救天下之貧也。天生貴人。所以安天下之賤也。天生賢人。所以教天下之不肖也。天生智

人。所以誘天下之愚也。若富不用以救貧。貴不用以安賤。智不用以誘愚。賢不用以教不肖。雖曰富貴賢智。其去貧賤愚不肖也。能幾何哉。負天甚矣。

韓苑洛曰。凡祭。割烹爲要。詩書稱馨香之氣。蓋鬼神無形。惟氣而已。聞馨香之氣。卽是享之。禮失求之於野。今天下之人。皆言鬼神爲聞其氣者。是也。古禮割烹於廟門之外。取其近於神位。而馨香之氣未散。今徒有體薦。而不饋食。神何所享。古禮有饋食而無體薦者。未有有體薦而無饋食者。愚按。詩大雅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可見神之所享者。以其氣耳。故祭以割烹爲要。割烹尤以近於神位爲要。

羅大山。一峯先生之父也。易簀時。謂其子曰。毋以異教汙我。吾心事天知之。縱有地獄。吾死不當入矣。大山先生天性孝友。而又深明道理。不爲異端所惑。宜生一峯先生爲理學名臣。亦其家學之淵源爲有素也。

古聖賢無許多書籍。能從身心性命上體貼出。多少道理來。迨至今日。古聖賢已將許多道理平鋪直敍。載之方册。要做工夫。直是容易。人反視爲紙上陳言。不肯實心下手去做工夫。眞是可惜。

曹月川自少喜談人善惡。稱人惡。有稱人善者。喜動顏色。問其顚末。記念不忘。樂善之誠也。見有稱人惡者。則佯若不聞。或舉他言以沮之。終身不以語人。忠厚之至也。蓋其天性若此。

或有謂此身爲累者。予曰。何累。客曰。自吾有身。其爲累多矣。身欲其飽。則飲食須豐美也。身欲其煖。則衣服須華盛也。身欲其逸。則安吾身者不可不講也。身欲其壽。則衞吾身者不可不講也。安得而不累。予

曰。予亦有所累。竊異乎子所謂累。自吾有身。親望吾身孝。君望吾身忠。弟望吾友。兄望吾恭。婦望吾和。朋友望吾信。吾日求吾身之無過。而不可得也。予滋累矣。至若子之所謂累。予有所不暇及。亦有所不能謀。

學者若果志於聖人之道。這擔子不是容易擔得起的。又不是輕易放得下的。須是勇猛精進。放開腳步。大振作一番。方有得力去處。方有長進去處。

學然後知不足。我之爲學。每日常見得不足。旁人觀之。卻有長進。這纔是學。儻自家講道理。說工夫。恰似眞實學問的人。旁人觀之。猶是舊日伎倆。這便是口頭學問。豈能有成。

爲學如喫飯。無論家常飯食。須是喫在腹裏。方纔會飽。若不實在喫了。只向口頭去講。雖說甚麼精饌。說甚麼美味。非不傾耳可聽。終是濟不得饑。

富貴窮通。榮辱得失。此一時之遇也。於自己毫無干涉。人卻苦苦要在這上頭較量。縈情繫念。纏繞而不能去。至於檢束身心。是自己眞實得力、眞實受用處。反多不去理會。何不子細商量。審所重輕。

天地人號爲三才。人須是頂天立地。不虧其分量方好。生要有益於世。爲天地間不可少之人。死要有傳於後。爲千萬世重有賴之士。方不負此七尺之軀。不至碌碌與草木同朽。

蔡元定曰。君子覩青天而懼。聞雷霆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濤而不疑。此非有致知力行之功者不能。蓋致知則見之明。不爲其所惑。力行則守之固。不爲其所搖。又何驚疑之有。

胡敬齋曰。做當今一箇好人。須壁立萬仞。薛文清公曰。有鳳凰翔於千仞氣象。則不爲區區名利所動。可知凡爲名利所動者。皆立品之卑者也。若立品高。天下之事。足以動吾心而移吾志也。蓋亦寡矣。

聖人之道。有極精微處。有極淺近處。學者於精微處。每諉爲不能知、不能行。而於淺近處。又忽爲不必知、不必行。無怪乎其去道日遠也。

夫子不以一貫示他人。而獨示曾子。周子不以太極圖示他人。而獨示二程。曾子卻又不言一貫。而言忠恕。二程夫子卻又不言太極。只言人倫日用當盡的道理。無非要人從極平常處循循做將去。自有入手得力處。張橫渠先生以禮教人。使人有所持守。朱子纂小學、集近思錄。亦是這箇意思。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試看朱子小學近思錄。便是做人的方法。雖是要做聖賢。也須是從此做去。

人必有不安於近小之心。而後可期以遠大。人必有不安於凡庸之心。而後可相期以聖賢。不期於遠大。不期爲聖賢。皆是志不立。

涵養工夫。如雞抱卵。纔冷了。便抱不成。又不可急急去叫他熱。只是逐漸用工夫。方能有成。

孔子只是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方能做得聖人。今人那得這樣工夫。

道理須是從大本大源處見得透。然後能隨所處而曲當。若大本大源處不能見得分曉。縱有一事行得好。亦祇是偶然合義。再遇一事。則未必然。

學問是吾人性分內事。做工夫所以完全吾性分。不使少有虧欠。今人只把學問看做身外事。所以工夫不切實。學問沒長進。

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司馬温公只是一箇踐履篤實。人自信服。雖婦人女子。皆知其不欺。這便是誠能動物的樣子。

自古聖賢。都是在人倫日用上用工夫。若離了人倫日用。講性講命。便是禪學。人倫日用上若有缺欠。猶自談元說妙。便是僞學。

上人行己。須本於孝弟忠信。範身。須循乎規矩準繩。而後事必循理。行無過舉。

居官者自立莫若廉。養廉莫若儉。若奢侈相尚。靡費不經。又安能供其用乎。是以貪婪貪緣。皆爲奢侈二字所誤。何若淡薄明志。反覺趣味悠長。

達人要知命。知命則利不趨、害不避。必爲忠臣。窮人要知義。知義則天爵重、人爵輕。必爲正士。

或問。橫渠先生教人以禮爲先。明道先生教人從主敬入。二者同否。予曰。橫渠意思。大要欲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汗漫無守。當以禮爲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明道先生以今人少了小學工夫。故教人從主敬入。使補小學之缺。大約教人以禮。亦是箇敬的意思。蓋禮主於敬。有敬然後有禮。禮所以將敬也。

徐節孝初見胡安定。頭容少偏。胡厲聲云頭容直。節孝自思。不特頭容直。心亦要直。自此更無邪心。此眞可謂善學者矣。

凡人有所爲而爲之者。皆私心也。人若不爲名。不爲利。一味讀書。向聖賢路上走。不患不到聖賢地位。董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入聖最眞的門路。學者從此做去。再不得差。

日在熱鬧場中過活。道理如何能見得。須是將一切世味冷淡得下。學問方有進益。然非知道者不能。

學者非忮求之爲累。則驕吝之爲害。貧賤而不忮不求。富貴而不驕不吝。斯可與進德矣。

人之賦質柔弱者。苦不能卓然自立。而秉性剛強者。又多偏執己見。以害乎義理。故剛強之失。較柔弱者爲更大。

以至誠之心待人。往往反受其愚。雖然。與其智也。寧愚。

經師人師。所以學爲聖賢也。舉業之師。所以學爲科第也。今人於舉業之師。則知求之。於經師人師。則不知求。失其輕重而不知。何也。

名節二字。是學者立身大端。能砥礪名節。便有些身分。若輕視名節。斷未有不與世浮沈而爲鄙夫者。

憂勤惕厲四字。是千聖傳心妙訣。帝王爲治。儒者爲學。皆少此不得。

須知天地賦我。父母生我。大君成我。聖賢望我。其恩不可以或負。其自待不可以或小。

胡籍溪先生教諸生。每日於工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黏寘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此於養蒙之功爲最要。每日錄一條。積久自多。常目在之。故不至於遺忘。況小兒見古人故事。又多喜觀。不以爲苦。久之。義理浹洽浸灌。不自知而入於聖賢之路矣。爲蒙師者。不可以不

知。

讀書有不曉處。劄出。俟去問人。亦有時讀別處。撞著有文義與此相關者。便自曉得。朱子讀書。往往用此法。

忠孝、人之大節也。大節一虧。萬事瓦解。雖才智超羣。功業蓋世。亦徒然耳。

或問朱子劭堯夫先知之術。答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又安能知耶。可見聖賢之學。止有存天理、遏人欲而已。他非所知也。

高子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人以爲難。不知此正居喪之禮也。今人居喪。舉止自適。談笑如常。甚且交際往來。亦所不廢。是豈居喪之道乎。以居喪之禮而視以爲難。何怪三年之內無所不至哉。

讀諸子百家千卷。不如讀聖賢六經一言。周子曰。文所以載道也。蓋六經皆載道之言。而諸子百家皆於道無當者也。

勿陽爲善而陰爲惡。勿陽爲君子而陰爲小人。勿飾行於昭昭而墮行於冥冥。

高高者天。皎皎者心。俯仰但求不愧。千古自有定評。

細行不矜。終累大德。事易忽於至微。釁每啓於所近。古人謹小愼微。有以哉。

嚴寒凜冽。萬木彫落之時。松筠蒼翠。獨傲風霜。不有此稍稍點綴。谿山便覺無色。

釋氏既不耕矣。卽宜不食。既不織矣。卽宜不衣。今又不能不食。而假人之食以爲食。不能不衣。而假人之

衣以爲衣世多一僧食。卽少一民食。多一僧衣。卽少一民衣。我故曰僧者民之賊也。

人有不爲。是其操守堅定處。可以有爲。是其才猷練達處。一介不與。一介不取。伊尹之不爲也。以天下爲己任。放桐復辟。以安社稷。非其有爲者乎。西山採薇。恥食周粟。伯夷之不爲也。叩馬一諫。犯左右之不測。留君臣之大義。非其有爲者乎。伊尹之功。人皆知之矣。而或有忘其操者。伯夷之操。人皆知之矣。而或有忘其功者。然伊尹之功在一時。伯夷之功在萬世。倫常在一日。卽伯夷在一日。吾安能知其始終哉。

人有言曰。聞善不慕。與聾聵同。見善不敬。與昏瞽同。知善不宣。與瘖啞同。眞古今不朽名言。

一衣服也。僕從與主翁爭麗。優伶與士宦鬬華。風俗之壞。一至於此。有世道之責者。可任其流失而不嚴爲之禁乎。

施孟達生而孝友。存心寬厚。有古人風。佃戶有負租者。夷然不較。曰。彼貧耳。非本意也。寧令負己。不忍直於有司。此可爲富室大家之法。

陸稼書先生捷南宮。而其弟猶事農業。及爲嘉定令。弟之業農如故。亦可以知先生之所守矣。

士大夫須是不以苞苴溷裝橐。不以尺一廁顯者。庶幾可對天日。

周世宗立二稅起徵限。謂侍臣曰。近代徵斂穀帛。多不俟收穫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民間便之。欲天下太平、國家富足。宜以此爲法。

宋仁宗嘗問置相於王素。素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上曰。如是則富弼耳。卽以弼與文彥博同相。此可爲千古置相之法。

唐曙臺曰。孟子闢楊墨。一言而有餘。闢告子。屢言而不足。告子之害。甚於楊墨。至後代始大。予謂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陽明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近日異學之害道。猶是告子之流毒也夫。

史惺堂曰。周子在當年。舉天下之人無一識者。趙抃忠孝廉介。亦不能知之。黃庭堅可謂相知。至爲墓銘。淺陋甚矣。銘中稱廉能事。皆俗吏可及。何足窺周子。雖然。詞賦胸襟。亦止到此。若陸象山疑太極圖說入於虛無。尙得爲學聖賢之學者乎。

陳淸瀾云。宋有梁觀國者。生在朱子前。卓識特行。力排釋老。時蘇氏文章擅名天下。獨觀國不與也。謂其雜以禪學。飾以縱橫。非有道者之言。著議蘇文五卷以駁之。胡致堂極稱焉。蘇氏之文。眞有如梁觀國所言者。奈議蘇文五卷。此書不傳。致使後之人喜其議論。寢食其中而不悟。竟無有敢議之者。惜哉。

孟雲浦居鄉。以恬淡古樸爲里俗先。故里中不用聲歌。不曳綺羅。婚嫁不論財。非喜宴。不用鼓吹。人謂新安有古人風。先生之教也。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故明哲保身。其常也。舍生取義。其變也。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孟子曰。守身爲大。皆此意也。

王文正公生平。志不在溫飽。方正學云。古人三旬九食。貧豈我獨哉。具此識力。具此器量。方可以希聖希

賢。

察言觀色。與巧言令色不同。巧言令色。欲以取悅於人。察言觀色。所以自修於己。正有務外務內之分。

困學錄集粹卷之三

閩署公餘

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古之時。耳目之所接。心思之所存。無非義理也。以義理相漸摩。故其成材也易。今之世。耳目之所接。心思之所存。無非勢利也。以勢利相追逐。故其成材也難。

詩書所載。皆古人之言。卽皆古人之行也。人之所不可行者。古人必不以立言。纔說古人之言。今人行不得。這便是自棄。

凡人學問。天資之高者。固易有成。然亦必得賢父兄、賢師友。更易爲力。若內無賢父兄。外無賢師友。望其有成難矣。

學者必能以我今日之心。上而求合乎古聖賢之心。又能以古聖賢之行事。反而驗之我今日之行事。庶乎有得。

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張子厚教人。以禮爲先。禮者。立身之幹也。今日世道人心。惟禮可以整頓得起。奈舉世不講何哉。

從來有治人。無治法。法之善者。使小人爲之。亦足以爲害。法之不善者。使君子爲之。亦足以爲利。

秦之所以二世而亡者。焚書坑儒也。漢之所以歷祀四百者。表章六經也。道德仁義。天下之公理也。以之

爲治。則稱至治。以之爲學。斯稱善學。

學者立身。須是一事不可妄爲。一言不可妄發。一人不可妄交。一錢不可妄受。時時檢點。常存一戰戰兢兢之心。要與古聖賢之行事相符。此生決不至墮落。

人之隨波逐浪。汩沒於流俗之中者。只是志不立之故。若立志以明道。希文相期待。自能卓然特立。天壤間便覺少此人不得。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功莫大焉。而孔子稱其器小。顏淵簞瓢陋巷。而孔子曰回也其庶乎。由此觀之。則聖門之所重者。可知矣。

朝廷以一邑之人民付之於令。令者。與民最親者也。故稱民之父母。若不爲公而爲私。不爲廉而爲貪。何以爲民父母。

學者不得成就。皆因驕矜二字。便結果了一生。須是以謙虛二字治之。

聖人所取於狂狷者。爲其近道也。爲其可進於道也。近道是其質美。若進於道。須有學力在。

德器深厚之人。方能做得事業。器量褊小。授之以事。未有不敗者也。

李翺有言。觀詩則不知有書。觀書則不知有詩。此就誦讀之時、專心致志言之耳。若理會道理。則詩道性情。書道政事。雖有不同。其道理總是一箇。

聖賢立言。自有本旨。吾人讀書。須是深求其意。要得古聖賢本意之所存。方能有得。既不可失之淺浮。又

不可過於穿鑿

權者變而不失其常也。必於道理熟悉於胸中。乃可言行權。若學未至。而遽言行權。不入於委曲遷就。則流於機械變詐。上之僅可以爲鄉愿。下之卽入於小人。

天下道理。理一分殊四字盡之。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理安得不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分安得不殊。

學者持身要有法度。須如程伊川之謹嚴。待人須以和氣。要有程明道之氣象。

崎嶇險阻。原從人欲上生出來。若循天理而行。在在皆是坦途。所以程子用功於隨處體認天理。

董仲舒云。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勉強行誼。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云。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此皆至言。學者當從此用功。

天體至大。故能容萬物。人心至虛。故能涵萬事。薛河東有言。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累心之虛。信然。

人能一心向道。便覺天下萬事。舉無足以動吾心者。若天下猶有一事焉。足以分吾之心。而使之兩營。則向道之心必不專。

釋氏之學。是要死其心。吾儒之學。是要活其心。死其心者。置其心於無用。活其心者。養其心以有爲。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正是與釋氏異處。

程子曰。言人便以聖爲志。語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孟子願學孔子。是何等志量。是何等氣力。究竟亦成就箇大賢。今之學者。開口便說我如何做得聖人。豈不是自棄。獨不思將來要成箇甚麼人。故愚每謂學者當先立志。志不立。便終身無長進處。只是無可奈何。

語云。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今人誰不讀論語。誰不讀孟子。試問論孟中亦曾行得一句一字否。言之眞令人汗下。

學惟爲己。政在及人。己食則當念人之饑。己衣則當念人之寒。己安則當念人之危。要使此念無時不與人相通。方是萬物一體之懷。

朱子嘗言。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爲呂祖儉潘景愈孫應時輩言之。今之學者。並不尊史遷、談世變、喜事功。惟務爲科舉之業。以爲利祿之階而已。又烏有留心聖賢之學者乎。

古人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爲惡一日。聞於天下。善名之難得。惡名之易傳。所當懍懍於懷也。

敬與肆。君子小人之所由分。莊敬日強者。君子也。安肆日偸者。小人也。天下未有心敬而貌不莊者。亦未有外肆而內能敬者。故君子小人卽從此分。

輕與惰。是學者之大病。矯輕警惰。卽是治病之方。然離卻主敬存誠四字不得。

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不特庸庸碌碌與世浮沈者爲鄉人。卽志趨遠

大而德業聞望無所表見者、亦鄉人也。不特一介匹夫側身寒微者爲鄉人。卽公卿大夫。不能建立功勳、法今傳後者。亦鄉人也。先將鄉人二字辨得明白。而君子之所憂可知矣。

善學者。須從不自滿假始。滿爲學者之所大戒也。易言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之爲義大矣哉。

學者有志於道。須是熟讀經書。史雖不可不讀。猶屬後邊底事。蓋義理須從經書中涵泳出。因而讀史。則可以知往事之得失。亦窮理之功也。

爲政固以寬爲本。然寬中須有規矩。使奸民滑吏有所懲。而不敢行其私。則地方自然蒙福。百姓自然受惠。若一味姑息。以爲寬大。竊恐豪強得肆其志。而善良柔懦之民。反有不能被其澤者。甚非古聖賢立法之本意也。

天下之可樂者。道義也。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雖多取之。而人不以爲貪也。

仁主於愛。仁者無不愛也。而卽以愛爲仁。則不可。蓋愛者仁之用也。

張淨峯曰。凡陽必剛。陰必柔。陽必明。陰必暗。陽必善。陰必惡。善必君子。惡必小人。君子必吉。小人必凶。吉凶之判。極於霄壤。而始於一念向背之閒。此特論其理耳。若境遇之變遷。人事之遭逢。亦有不盡然者。要其大槩自不可易。

勢利與道德。相反者也。名節與道德。相近者也。必使趨勢利者變而尙名節。斯可進而入於道德矣。

朋友之倫甚重。而人每忽之。不知朋友者人倫之所賴以全者也。日親正人。日聞正言。則其事君必忠。事親必孝。兄弟必宜。夫婦必和。是人倫之道。得朋友而乃全也。若比之匪人。安望其有益乎。

萬物生意最可觀。卽天地之仁也。

今日小學之功既廢。而禮數又不講。人家子弟。自幼便驕惰壞了。安能望其有成。故欲人材之成就。須是要興禮教。

或疑道之難知。予曰。道者。事理之當然也。當然而然。卽此是道。何難知之有。

必有不安於中人之心。而後可以學賢人。亦必有不安於賢人之心。而後可以學聖人。志小力薄。總不濟事。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是學問卽所以求放心。而求放心必由於學問也。學問所以求放心。猶衣之可以禦寒。食之可以充饑也。若欲求放心。而不由於學問。是猶欲禦寒者而不資乎衣。欲止饑者而不藉乎食也。雖欲不饑不寒。豈可得乎。

近日禮制。爲人後者。爲其所生服期。許治喪一年。治喪一年之外。去其服。可也。若竟以無喪。不可也。或曰。既去其服矣。而又不可如無喪。將如之何。予曰。去其服。而仍服心喪二年。去其服。所以明爲人後之制。仍服心喪二年。所以終本生三年之喪。或曰。心喪何以別。予曰。心喪如居喪之儀。而無其服。如官且不必急補。童生可不應考。尋常宴會俱不可赴。言貌舉動悉如居喪時是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赤子不能言。而父母以誠心求之。猶無不得其情。況民固能言者也。爲民上者。以父母求赤子之心體之。又安有不得其情者乎。民又安有不被其澤者乎。

世有厭人事之紛。欲屏去人事。以爲學者。予曰。學問與人事相表裏。舍卻人事。有何學問。

士大夫有名節易。保終節難。所以朱子有嚴始進、愼晚節二條。學者最當警戒。

多思損神。由義理未明也。義理明。則客慮可遣矣。多怒損氣。由涵養未定也。涵養定。則客氣可消矣。多欲損精。由克治未至也。克治至。則情欲可寡矣。

人每言科舉壞人心術。科舉何嘗壞人心術。人之心術。自壞於科舉耳。學者當讀書時。便要思想中舉中進士做官。到做官。便思要肥身家、飽妻子。全不思上致君、下澤民、建功立業、流芳百代。這便是人心壞於科舉。若說科舉壞人心術。程朱在當日亦嘗科舉。其心術何如乎。今之學者。若專心爲聖賢之學。隨衆科舉。得失聽之時命。不萌倖進之念。心術又何由壞耶。

學者不可不志於遠大。亦不可驟期乎遠大。蓋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也。

天下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亦未有眞知而不能行者。知之眞。斯行之力矣。其行之不力者。由知之不眞故也。

程子曰。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可見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只是箇學而不止。

天下事。但當論是非。不當計利害。知有是非。則利害在所不顧矣。若只知有利害。則是非亦不暇顧矣。所以古人不求同俗。只求合理。成就一箇是而已。

君子亦修其道於己耳。時之用舍。非所計也。試觀孔曾思孟周程張朱。雖不得大行其道於一時。猶得大行其道於萬世。人特患道之不明。又何患道之不行。

文所以載道也。化成天下。帝王經世之文也。六經爲教。聖賢垂世之文也。皆所以傳道也。若剽華掇英。風雲月露。爭奇以邀名。媚世以取寵。文日盛而道不存。是則文之妖。豈足以言文哉。

學者口談道。不如身體道。身體道。不如心契道。

凡事一切收斂到近裏著已。便覺趣味悠長。

口無非義之言。身無非義之行。心無非義之念。斯所謂無口過、無身過、無心過也。非盛德之君子。孰與於是。

朱子是下學而上達。陸子直要上達而下學。這便是朱陸異同處。

王介甫言讀書萬倍利。是以孔孟之道爲商賈之業也。惟其只知有利。故其生平事業。皆被一箇利字做壞。

胡敬齋曰。康節本心清明。造化之闔闢往來消長。閱之熟而契之深。故其所言無非此理。卷舒作用。無非此事。然亦有玩侮不恭之意。夫聖賢抱道於身。皆欲行其道於天下者也。人之稱孔子。謂是知其不可

而爲之者也。孟子則曰。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聖賢之以道爲己任。卽以天下爲己任也。若曰道在我。而置天下於度外。天下又何貴於有道乎。若康節者。置天下於度外者也。敬齋謂其玩侮不恭。信然信然。

人心如穀種。這一粒穀。原具有一株穀之全體。須是先種植上。然後能發生。又須是雨露滋潤。人力擁培。然後能長成。人心亦然。心原具有仁義禮智之理。亦必用四書五經。及周程張朱諸先生語錄。時時誦讀。涵養此心。然後仁義禮智之理。始能隨時發見。再加以擴充之功。則仁義禮智之理。無不燦然昭著於日用之閒。而用之不可勝用矣。

程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一日之閒。非讀書。則論人物。非論人物。則應事接物。不過此數者盡之矣。誠能以此數者。每加省察。不肯放過。久之。義理漸熟。自然浹洽貫通。此窮理之要領也。

學者讀書。須是白日誦讀令熟。夜閒反覆思量。方能有得。若不向裏面去探討。正孔子所謂學而不思則罔者也。

範我馳驅。而不獲一禽。詭遇而得禽獸若丘陵。所以人皆詭遇。而不肯範我馳驅也。今日學者。須是要立志。寧不獲一禽。而必範我馳驅。雖得禽獸若丘陵。而必不爲詭遇。有此志操。方能做得事業。

朱子曰。贈言以名位期人。不若以德業期人。今之贈言者。皆以名位期人者也。以德業期人者。在明只有

薛文清呂仲木而已。

吳朝宗著書論楊墨佛老爲六經之賊。管商申韓爲治道之賊。遺史外傳爲史氏之賊。蕪詞荒說爲文章之賊。名曰書禍。此書有關世道人心。

社倉會。備荒之最善者。今當令民爲之。能約一會者。造入善人簿內。遇事至縣。則官加以禮貌。能捐入一石者。免其雜項差徭。則民之約會者必力。而捐入者必衆。

劉崇觀曰。吾幼見青紫赫奕。知進士之貴。輒慕爲科舉之學。既臥病京師。讀儒先諸性理書。乃知科舉上更有此學。又輒慕爲之。今殊覺進士非貴也。有詩曰。願做好人清節苦。要圖快活令名汙。可謂有志之士矣。

程子曰。游酢楊時始也爲佛氏之學。既而知不足安也。則來有所請。庶乎其能變。愚按。游楊雖遊程子之門。而終不能變其佛學。佛學之溺人也。甚矣哉。

東坡有言。吾輩道理貫心肝。忠義塡骨髓。一見困窮。便有可憐之色。此與不學道理之人何異。東坡文章士也。而其言尙如此。況學聖人之學者。其志節氣槩當何如哉。

問。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爲有功。

周濂溪光風霽月。程子端坐如泥塑人。而待人純是一團和氣。此有道氣象也。若言語急迫。動作麤暴。豈是有道氣象。

俗人論壽以年歲。聖賢論壽以道理。這道理是長久的。人便因而長久。如盜跖雖長年。畢竟是夭。顏子雖三十二。畢竟爲壽。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夕死。豈得爲夭乎。朝聞道。便是壽長了。

陽明每云顏子沒而聖學亡。將置曾子子思孟子於何地乎。其過中失正。大抵皆此類。

君子何以修之吉。以其戒愼恐懼也。小人何以悖之凶。以其放僻邪侈也。可見敬肆之閒。卽爲吉凶之分途。學者可不愼哉。

蔣西章曰。讀書爲第一樂。好讀書。則已享人閒之第一樂矣。其他一切可喜可愛之物事。皆不足道也。又何羨焉。學聖爲第一貴。知學聖。而已居人閒之第一貴矣。其他一切可尊可榮之名位。皆不足道也。又何慕焉。夫讀書正所以學聖。而學聖必由於讀書。無奈世之讀書者多。而知學聖者曾有幾人。由於學而不思之故。

張東海詩云。日月重光容直道。風雲要路貴淸貧。又云。祝親遐壽樽連海。報主孤忠劍倚天。又云。赤貧何必逢人說。淸興時還對酒歌。又云。百年事業丹心苦。萬世綱常赤手扶。此是何等志量。

朱子曰。某於大學中所以力言小學者。以古人於小學中已有把捉成了。故於大學之道。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卻當以敬爲本。蓋主敬一段功夫。正可以補小學之缺。

夫子讀易。不曰無過。而曰無大過。蓋一部易經。皆是恐懼修省之意。故曰可以無大過矣。

近世講學者。標宗旨。便是異端。彭世昌問朱夫子云。先生教人有何宗旨。答曰。某無宗旨。尋常只是教學

者隨分讀書。

王安石亦是不世出之資。亦欲以堯舜之道望其君。但其學術不正。遂誤天下。故學者不可不審所尙。或問於朱子曰。介甫之心。本欲救人。及後來壞事者。皆是過誤致然。朱子曰。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術足以殺人。豈可謂非其罪。愚謂介甫一生。總壞於執拗二字。大學曰。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眞可謂得大臣之體者矣。惜乎介甫之學。猶未及此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此爲遊說者而言也。若事大人而藐之。則不敬之甚者也。豈可爲訓乎。

朱子曰。人每欲不見客。不知他是如何。若使某一月不見客。必須大病一月。似今日與客說話。卻覺得意思舒暢。不知他們關着門不見人底。是如何過日。朱子所見之客。必皆道德之士也。若見閒人說閒話。豈朱子之所樂。又安得意思舒暢乎。

古人稱人爲長者。忠厚之謂也。尊之之詞也。今人稱人爲長者。無用之謂也。鄙之之詞也。卽一稱謂之閒。而古今人之不同如此。

蔣西章曰。人能舍得官爵。舍得性命。纔做得忠臣。諸凡孝子節婦義士。都止要舍人之所不能舍。纔能行人之所不能行。今人觸處都不肯舍。舍不得。便是人欲勝過天理。舍得。便是天理勝過人欲。此眞閱歷有得之言。

今日太平無事。無用兵之事。而有用兵之費。百姓所以受困也。若行屯田之法。則民旣可足。國亦可富矣。

聖賢之學。有體有用。釋氏之學。無體無用者也。人言釋氏之學有體無用者。非也。人之一心。具衆理者。體也。應萬事者。用也。此聖賢之學所以爲有體有用也。若釋氏則欲空其心。不能具衆理。不能應萬事。是體用俱無者也。

問。君子之與小人處也。必有侵陵因辱之患。則如之何。程子曰。於是而能反己。敬謹以遠其禍。則德益進矣。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正可爲君子進修之助。

人虛心。便見得道理出。學者不見道理。只是爲麤心浮氣四字誤了。

朱子曰。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着孔子不去。可見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惟隨自家分量以應之。今之學者。亦曾去身心上理會否。既不去身心上理會。雖終身讀書。與不讀書人何以異。

楊龜山先生曰。學者以致知格物爲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鼎鑊陷阱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阱者。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阱也。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眞知故也。使其眞知爲不善。如鼎鑊陷阱。則人孰有爲不善耶。愚謂人之爲不善者。嗜欲害之也。心溺於利欲。止見利而不見害。正所謂利令智昏也。若致知格物之功既至。則平時止見義而不見利。又安肯爲不善之事乎。

孟子曰。柳下惠聖之和者也。須知聖之和。與世俗之和不同。世俗之和。所謂和其光、同其塵者也。試看柳

下惠之和。三公不易其介。三黜不變其節。是何等氣槩。今之同流合汙者。乃藉口曰吾學柳下惠之和也。豈可哉。

許魯齋曰。學者以治生爲急。未免引人入利祿一途去。孟子曰。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又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學者須是存得此意。志氣便不卑下。人品自有成就。

學術不明。廉恥道喪。聲色貨利之習。入人已深。今須從孔孟故紙中尋箇安身立命處。這便是最上一乘路頭。

君子之辭受取予。皆有一定的道理。非可以苟焉而已。小之係一己之貪廉。大之關世運之盛衰。顯之見風俗之厚薄。微之係人心之醇漓。學者甚不可以爲小事而忽之也。

朱子曰。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殼的聖人。聖人便是有軀殼的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箇物事看。愚謂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天生聖人。將這箇道理把出來教人看。舍聖人而求道。舍道而求聖人。是不知道。並不知聖人也。

古人每云安貧樂道。蓋必眞知道之可樂。而後能安貧。不知道之可樂。而妄言安貧。皆矯飾之詞耳。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孔子之疏水曲肱。顏子之簞瓢陋巷。其安貧也。以樂道也。其樂道也。並不自知其安貧也。

戲謔最無益。亦是不敬之一端。戲謔之久。未有不流於放蕩者。故戲謔之人。其心之能存焉者寡矣。

黃勉齋曰。年來學者。但見古人有格物窮理之說。便馳心於辨析講論之閒。而不務持養省察之實。所以辨析講論者。又失切問近思之意。天之所以與我。與我之所以全乎天者。大本大原。漫不加省。而尋行數墨。入耳出口。以爲卽此便是學問。退而察其胸中之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一不相背馳。聖人教人。決不若是。夫聖人所貴乎格物窮理者。爲其能講明道理。以爲存養省察之地也。道理旣明。則內而存養。心無不存。外而省察。事無不當。身心俱獲其益。乃爲有得。若口之所講者如是。內而考其心之所存者不如是。外而驗其身之所行者不如是。此口耳之學也。又何貴乎。

精神日用則日生。須是時時警醒。便愈有力量。

內盡其心。外盡其分。仕與學。總是這一箇道理。

發言必誠實。人始信服。若偶爲虛誕之言以誑人。人旣不信矣。卽再有誠實之言。人亦不信。是虛誕之言。非以誑人也。直自誑耳。

孔子生平。只是好學。其教人。亦只是好學。

知行有分用處。亦有交勉處。知是要曉得這事。行是要實踐其事。這是分用處。知之旣眞。則行愈力。行之旣力。則知益進。此是交相勉處。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今語人以聖賢。人必遜謝曰我不能。獨不思不

爲聖賢。將爲禽獸乎。人卽不能爲聖賢。亦當求免於禽獸。

聖賢道理。到程朱發明已盡。今人只是不能實體於身心之閒。所以程朱雖說的已盡。亦如未說一般。

人只安分。便不願乎其外。不願乎其外。便無怨天尤人之事。

人須是存得天理。使人欲自消磨。便好。若止以遏人欲爲事。今日遏一件。明日又生。明日遏一件。後日又生。將有不勝其遏者矣。況天理不明。恐有誤認人欲爲天理者。或曰。人欲可不遏乎。曰。人能常存得天理。自無人欲之私。稍有私欲。卽從而遏之。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可也。

時勢之當然。事體之本然。自有可不可一定的道理。聖人只是可者還他箇可。不可者還他箇不可。不先存一可不可之見。這便是聖人之無可無不可耳。

朋友日相聚會。須是把世俗閒言語、閒議論、閒句當、一切掃除淨盡。使心地常虛明。自能見得道理出。而又時時考德問業、勸善規過。則彼此俱屬有益。學問德業。日見長進。孔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學者當深以爲戒。

學者爲學。進一步。便見得一步的道理。若層纍漸漬。則道理自精微矣。譬如登山。上一層。有一層光景。迤邐而上。到絕頂處。光景自是不同。學者功夫用得深。則道理亦見得深。登山上得層次多。光景見得亦多。

曾子在聖門。資最遲鈍。如何反能聞道。曰。只爲他事事向自家身心上體貼。所以能聞道。觀他說吾日三

省吾身是何等樣功夫。若子張務外。子貢貨殖。心都用在別處去了。如何能及。可見資質鈍的。用心於正。亦自會好。資質敏的。不用心於正。亦不濟事。

天下只有這一箇道理。外此便是異端。更無他道理。學者亦只有這一箇學問。外此便是術數。更無他學問。

吾力之所能爲者。吾盡吾力焉。吾力之所不能爲者。吾盡吾心焉。爲學道理是這樣。做官道理也是這樣。總無兩箇。

某教人學聖賢。每謝曰聖賢難學。不知聖賢有何難學。發一善念。卽一念之聖賢。做一善事。卽一事之聖賢。推而極之。至於念念事事無不善。則聖賢可希矣。何難學之有。

富貴名利。如浮雲之過眼。是憑據不得的。綱常名教。是天地之綱維。一日少他不得的。人須是於綱常名教上看得重。富貴名利上看得輕。便有些身分。

善教者。無他法。只是教人實下手做功夫。便是善教。善學者。亦無他法。只是從實地上下手做功夫。便是善學。實下手做功夫如何。曰。朱子不云乎。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已。

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道只有一。教亦無二。凡世之言三教者。皆異端也。或曰。我尊聖人。而亦不闢佛。這便是陽儒而陰釋。

困學錄集粹卷之四

閩署公餘

程子曰。人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閒。有多少不盡分處。必君臣如堯舜。父子如文武。兄弟如武周。夫婦如文王太姒。朋友如顏曾。乃爲各盡其分。各盡其分。卽所謂各盡其道也。

君子小人。趨向不同。意見亦別。小人之所趨。君子之所避。小人之所見爲喜。君子之所見爲可憂者也。小人之所見以爲榮。君子之所見以爲可懼者也。凡小人揚揚得意之時。皆君子恐懼修省之時。故常特立而獨行。中立而不倚。必無苟且隨俗之事。

斗室卽具有天地。一息卽可以千古。人須有此氣槩。便可以與天地同其廣大。與聖賢同其悠久。

明末學者。皆以背朱註爲能。所以其禍中於人心風俗。而不可解。今功令尊朱註。天下學者無有不遵朱註者矣。然遵之以其名。而非遵之以其實也。遵其言詞以爲文章。而取科第。非遵其道理以敦實行。而希聖賢也。若果見其切於人生。如日用飲食之不可須臾離。斯眞遵朱註者也。斯眞能學道者也。

程子曰。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夫德盛者言傳。孔孟程朱是也。文盛者言亦傳。韓柳歐蘇是也。然德盛者言傳。言傳道亦傳也。文盛者言亦傳。言傳而道不存焉。世之學者。止知學韓柳歐蘇之文。而不知學孔孟程朱之道。亦見其惑也。

司馬温公常平倉糶法。以歲上中下熟爲三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糶。貴及上等。則減價糶。惟中則否。及下等而不糶。及上等而不糶。皆坐之。愚謂減價糶可也。增價糶不可也。賤時所糶之穀。至貴時稍減其價。而以其糶價之餘。又積爲社倉。如朱子社倉之法。設東西倉。當今年青黃不接之時。糶東倉。則存西倉。俟秋收之後。將東倉糴補完數。明年糶西倉。則存東倉。俟秋收之後。糴穀將西倉完補。每年輪流出入。既可無陳腐之虞。且有生息之益。又視各縣有生息之多者。酌量薦拔。則人自勇於從事。而急公恐後矣。

伊川教人看西銘。吳一庵云東銘尤要。一庵之意。謂人必先謹其戲言戲動。後能見萬物一體氣象。然西銘是學者大綱領。東銘是學者小節目。自用功言之。必先謹其戲言戲動。而後可以造到萬物一體氣象。自成功言之。有萬物一體之懷。自不至有戲言戲動之失。二者俱不可少。

主敬之功。兼內外。該動靜。靜而存養。無事時。不教心亡也。動而省察。有事時。不教心亂也。容貌端莊。整齊嚴肅。外而主於敬也。主一無適。心地虛明。內而主於敬也。內外交持。動靜兼養。而主敬之功全矣。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且就今日起。日挨一日做去。志量不要卑狹。工夫不要間斷。事事尋一箇天理。時時存一箇誠敬。不少因循。不肯墮落。自有進益。

人每言某亦有志。但爲習俗所累。不得出頭耳。夫爲習俗所累。不得出頭。畢竟還是無志。若果有志。斷不爲習俗所累。孟子曰。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人亦顧自立何如。習俗豈能累人哉。

不念舊惡不止是長厚之道亦是開人自新之路。

天下之書無窮。人之精神有限。須是不讀無益之書。方能有專功。

或問。目遇色便視。耳遇聲便聽。若欲不視聽。除非無聲色則可。若有聲色。亦既視之聽之矣。如何能勿視勿聽。曰。無心視之聽之。可也。若有心視之聽之。則非禮矣。以公正之心視之聽之。可也。以私邪之心視之聽之。則非禮矣。

未視未聽。而欲視欲聽之心已存。既視既聽。而欲視欲聽之心仍留。皆非勿之謂也。

人若有必爲聖賢之志。須是用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的工夫。積纍做上去。不怕不到聖賢地位。

孟子道性善。是說義理之性。程子論性。所以有功於名教者。以其發明氣質之性也。以氣質論。則凡言性不同者。皆冰釋矣。子思言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是要人復其本心。程子又發明氣質之性。是要人變化氣質。到氣質變時。則本性復矣。

傳家以忠厚爲本。不忠厚而能傳家者。吾未之聞也。守身以謙謹爲本。不謙謹而能守身者。吾未之聞也。

程子曰。敬則自能和樂。是和樂從敬中流出。始爲無弊。若無主敬工夫。一味去要和樂。恐未有不流於恣肆者。

問。程子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是如何。曰。夫子告以視聽言動。則請事斯語。誘以博文約禮。則欲罷不能。是何等力量。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是何等持守。不

遷怒。不貳過。是何等克治。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是何等氣度。學者能於此數處求之。則顏子之學可得矣。亦可以學顏子之所學矣。

薛文清曰。一於居敬而不窮理。則有枯寂之病。一於窮理而不居敬。則有紛擾之患。二者之功。不可偏廢。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

道不遠人。遠乎人者。不可以爲道。人不離道。離乎道者。不可以爲人。

行事須正大光明。存心如青天白日。司馬温公曰。吾生平所爲。無不可對人言者。此是做人要訣。

文學子游子夏。文所以載道也。學所以明道也。文學皆與道相關。此所以爲聖門之文學也。若以詞章爲文。記誦爲學。則今世之文學矣。又何足貴乎。子游宰武城。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其稱滅明也。曰。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觀其所言。豈如今詞章之文、記誦之學乎。

詞章之學。尙文而失實者也。訓詁之學。解經而昧理者也。儒者之學。所以至乎聖人之道也。欲求聖人之道。舍儒者之學。其奚從乎。

張南軒曰。義利交戰。卒爲利所奪。君子小人相好。卒爲小人所汨。此理勢之必然也。學者於此處。須斬釘截鐵。斷絕得住方好。

朱子云。吾人所學。喫緊著力處。止在天理人欲二者相去之閒耳。此與孟子雞鳴章互相發明。

朱子云。爲學不厭卑近。愈卑近。則功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今之學者。率務爲高遠。於卑近則忽之。殊不知舍卑近。無所爲高遠也。舍卑近而求高遠。未有不入於禪學者。

先正有言。習閒成嬾。習嬾成病。人之精神。亦須時時鼓舞。方能自強。

敬字是徹上徹下工夫。當致知之時。要用敬。當力行之時。要用敬。卽至成德之後。仍少敬字不得。

爲政在通下情。通下情在親正人。所親或非其人。而欲通下情。則情未必眞。反爲政事之累。

人必先知善是我性中本有的。則其爲善也必力。人必先知惡是我性中本無的。則其去惡也必勇。

或問堯夫所學何如。上蔡謝氏曰。與聖門卻不同。問何故卻不同。曰。他也只要見物理到逼眞處。不下功夫。便差卻。問何故卻不著功夫。曰。爲他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的事。更不施功。聖人之學。下學上達。腳踏實地。循序漸進也。堯夫之學。四通八達。空中樓閣也。上蔡此等議論。雖明道何以過之。

朱子答呂子約曰。頃來議論一變。如山移河決。使學者震蕩回撓。不問智愚。人人皆有趨時徇勢、馳騖功名之心。令人憂懼。不得不極言之。蓋非獨爲子約惜。實爲伯恭惜。又重爲正獻滎陽諸公惜也。朱子又常言纂近思錄時。欲入數段說科舉壞人心術處。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箇病根。從彼時便已栽種培養得在心田裏了。令人痛恨也。想伯恭當日亦有趨時徇勢、馳騖功名之念。故其所見各別。

胡敬齋曰。韓子闢異端。手段低。是從末上闢。孟子程子朱子是從本上說。所以非韓子所及。又曰。今日異

端。經程朱闢後。本不能害人。是學者不會做工夫。自流入去。病在不於小學四書近思錄上用功。小學四書近思錄是入聖之路。必於此著實用功。方能有長進處。

聖門問仁。夫子不告以仁。而祇告以求仁之功。蓋必用功以求仁。而後可至於仁。未有不用功以求仁而自至於仁者也。

人才待養而後成。養成而後待用。此古者用人之法。今日養士之道缺矣。不素養士。而求人才。猶不琢玉而求文彩也。

唐宋之學者。皆以揚雄與孟軻並稱。雖識見高明、學問深純之大儒。而亦有不免。不有程朱辭而闢之。恐後世之爲其所惑者多矣。

昔日善而今日惡。卽爲小人矣。昔日惡而今日善。卽爲君子矣。君子小人。只在一念之閒。可畏哉。

朱子訓其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慓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閒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須自檢點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教小兒之法。莫過於此。亦已盡於此。爲父兄者。不可不知。爲師長者。不可不知。

讀書者不講希聖希賢。天下安得有眞儒。居官者不講致君澤民。斯世安得有善政。

聖賢言語。皆是聖賢行事。言止言其所行而已。若不學聖賢行事。止學聖賢言語。猶鸚鵡之學人言。豈足

貴哉。

讀聖賢書。當思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是如何。我之所以未至乎聖賢。而求至乎聖賢者。又當如何。其合乎聖賢者。則行之。其不合乎聖賢者。則改之。必求如聖賢而後已。先立定這箇根基。日積月纍。自然漸有長進。若不先定趨向。讀書時。知有聖賢。到應事時。依舊還是庸人。隨俗俯仰。與世浮沈。徇情縱欲。流蕩忘返。汩沒而不能以自振。迨至日暮途窮。歲月逾邁。而始歎生爲徒生、死爲徒死。不亦晚哉。

未有聖人。先有道。道存乎聖人之先。既有道。卽有聖人。聖人所以盡道之量。故道者。聖人之體。聖人者。道之用。道是聖人的胚胎。聖人是道的模樣。學者學道。卽所以學聖人。學聖人。卽所以學道。不是兩樣。

司馬溫公篤實君子也。雖婦人女子。亦知其不欺。程子曰。世有篤學力行而不知道者。蓋指溫公也。朱子亦謂其欠致知一段功夫。如尊揚雄而不尊孟子。謂魏爲正統而以蜀爲寇。此皆見理未明之故。然終身無欺僞處。自不可及。

任理則事事得其宜。任氣則事事皆爲累。故學者當以理勝。不當以氣勝。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聖人無私心。故聖人與天地合德。

觀天地生物之氣象。卽可以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卽可以見道體之自然。

心者。萬事之權衡也。心正則萬事皆正。心邪則萬事皆邪。

韓昌黎文集中。原道與佛骨表。皆有關世道之文。上宰相書。此少年所作。老年所悔也。學者誤讀之。恐流

於奔競。

許魯齋以小學四書爲修己治人之法。得朱子之眞傳。

佛老之學。先儒亦屢辨之矣。而其說終不息者。何也。蓋因果輪迴之說。其言利害死生。既足以恐嚇天下之庸愚無知者。而清淨無爲之說。又足以感動天下聰明才智之士。所以其說日熾。其風日盛。卒至於不可遏也。

存心光明正大。言論光明正大。行事光明正大。其斯爲君子乎。

張橫渠曰。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人若常常讀書。涵養此心。不使放失。自然不知不覺入於聖賢之域。

古之士貴。今之士賤。古之士學既成。以待君相之求。今之士學未成。而有求於君相。惟學既成以待其求。故君一用之。則澤被生民。聲施後世。如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太公。昭烈之於武侯是也。學未至而有求於君。一經倖獲。便志得意滿。無所不爲。不過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而已。又安望其功業著於當代。聲名傳於後世乎。此士之所以賤。古今人之不相及也。

朱子解道不可離。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無物不有。如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是也。無時不然。如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是也。

或有欲廢科舉、行鄉舉里選之法者。予曰。科舉不可廢也。今之讀經書者。於經書不出題之處。則不讀矣。

今日廢科舉。則四書五經皆不讀矣。雖欲行鄉舉里選之法。將選舉不讀書之人乎。

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皆周子自言其生平所得力處。學者正當以之爲法。

漢儒雖有解經之功。而皆不見道。其見道者。惟董仲舒一人而已。

韓文公生聖遠言湮之會。獨能見堯舜以來相傳之道。非具大識見者不能及。眞唐之第一人也。

薛文清公曰。表章大學語孟中庸。始於程子。成於朱子。自孟子之後。有大功於道學者。二人而已。雖已從祀孔子廟廡。謂宜更立廟於其鄉。世官其宗子。以主祀事。略如孔子闕里之儀。斯得崇德報功之意。今程朱各有博士。已世其官矣。亦各有家廟矣。然而其道猶未大行也。今日正宜表彰其學。使大行於世。庶世道人心。均有攸賴乎。

義理至實。而老氏以虛無空之。是道其所道。非吾儒之道也。倫紀至重。而佛氏以淸淨絕之。是教其所教。非吾儒之教也。

自求道者不涉於事。而虛無之說盛矣。自言治者不哀於道。而功利之習興矣。

朱子病中。應接不倦。左右請少節之。卽厲聲曰。你嬾惰。教我也嬾惰。卽此可見精進之志。不肯一時稍懈。

好善貴於能用。惡惡貴於能退。好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退。與未嘗好、未嘗惡一般。

今日學校不修。世間所稱爲好人者。不過天資醇樸。不加以學問之功。終不能做出事業來。安望有益於

世。

盜原無種。皆游惰之民也。今誠使良有司稽察保甲。使人盡歸農畝。游惰之民絕。盜源自息。

古者屯田之法。寓兵於農。制甚善也。今當太平無事之時。此法所宜急講。聚天下百千萬億之兵。而游手坐食。百姓安得不困。

古者以教化爲主。而以刑法輔之。後世則教化廢。而專用刑法矣。民何由返樸而還醇乎。

墨子學仁。而至於兼愛。楊子學義。而至於爲我。是不知仁義者也。老氏講道德。而入於虛無神妙。是不知道德者也。佛氏言心性。而流於清淨寂滅。是不知心性者也。夫仁義道德心性。聖人之所以爲教。學者之所以爲學也。而楊墨佛老皆取而壞之。其害可勝言哉。

儒者之學。理具於心。故能應接事物。釋氏之學。心離乎理。故祇寂守空虛。

耕者。食之本也。耕者多。則食自無不足之患。今天下耕而食者少。不耕而食者多。百姓安得不饑餓。

今日百姓一年之所耕。尚不足一年之食。在上者賦斂耗之。差役耗之。而在己又有吉凶禮節。皆出於此。豐熟之歲。猶可自存。一遇荒歉。則饑餓而死。最可恨者。僧尼不耕而食。雖遇凶年。衣食仍足。其饑餓而死者。皆安貧守分之農民也。世事之顛倒。孰踰於此。

世稱和尚爲善知識。吾謂和尚眞最無知識。若有知識。如何肯捨自己父母。而認他人爲師父。

開卷則見聖賢。掩卷仍是俗人。皆不善讀書者也。

胡敬齋曰。顏曾思孟之功。賢於稷契皋夔。程朱之功。賢於伊呂。孟子以後。若無程朱。則天下貿貿然人欲肆、天理滅。高者入於佛老。卑者趨於功利。生民之道息矣。非大儒。不能有此議論。

居官以廉爲本。故見理明。則不妄取。愛名節。則不苟取。畏法律。則不敢取。雖有安勉之不同。皆可以謂之廉。

不有其德。不矜其能。宰相之度也。

聖賢見得道理明白。故做得事業。皆從本領中發見出來。全不費力。若恃才矜智。不見道理。縱饒做得事業。只見器量之小。

天下衣食之原。全賴乎農。故天下之人。必使之盡歸於農。而後用可足也。今之爲農者。尙不及半。而商賈耗之。兵丁耗之。僧尼又耗之。耕者少而食者多。百姓安得不饑。今日商賈既不能強之爲農。兵丁又不可改之爲農。惟僧尼使盡歸於農。其狡猾者。使之爲兵。庶乎游惰者少。務本者多。衣食漸可充裕。

昔之爲僧者。皆有度牒。故人數不至太多。奸宄亦易於稽察。今則不可勝數。故作奸犯科、劫奪爲亂者。多此輩也。今日僧尼若不還俗。亂源必不可止。

許魯齋居家。不嚴而整。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旁舍僧德公者。年百餘歲。嘗謂其徒曰。吾修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爲不孝之人。羞見祖宗於地下。但願小僧還俗。以壽汝祖宗之嗣。自是不復度弟子。蓋化之也。

謹言而後知謹言之難。不謹言者。不知也。謹言不獨清心省事。亦可爲進道蓄德之助。

許魯齋曰。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喜。身心卽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如何。果能終身爲樂乎。果能不墮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爲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之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豔麗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回。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愼乎。噫。人生斯世。自有第一等事當做。能詩如李杜。不過爲詩人。能文如韓柳。不過爲文人。而消磨畢生之精神。何爲哉。世之詩人文人。聞魯齋之言。當憬然悔悟。翻然改圖矣。

兄弟者。同氣之人也。故生則同胞。居則同室。若迹如路人。情同吳越。見利則爭。見害則避。又何貴乎有兄弟。

天下好事。萬有不齊。皆從敬字中做出來。天下不好事。亦萬有不齊。皆從不敬中做出來。故學者以主敬爲先。

出處是士人之大節。一步不可錯。取與亦士人之大節。一毫不可苟。

人每患身死。而不知患心死。身無氣以運之。是身死也。心無理以運之。是心死也。心者。身之主也。奈何知重身而不知重心。

予於孔曾思孟周程張朱之書敬之如神明。尊之如師保。寶之如天球大訓。

許魯齋爲祭酒。有以酒禮至先生家。先生辭之曰。我爲官守學。所當得者。俸祿也。俸祿之外。復於諸生有取焉。欲師嚴道尊難矣。今之爲教官者。乃欲於俸祿之外。多取於諸生。蓋師道之不講也久矣。

欲聞己過。在能受言。能受逆耳之言。方能來忠直之告。若喜逢迎。惡直言。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

唐虞之君臣。鄒魯之師弟。眞千古之盛事。令人遐想其際。

程朱未生之前。書固多。讀書枉用功夫者。亦不少。胡敬齋歎古人讀書詩曰。刺股縣梁枉自勤。豈知心在檢其身。只因未遇程夫子。苦殺當年多少人。今人幸生程朱之後。道理已自說盡。功夫又皆指點明白。但將程朱所讀之書。竭力讀之。程朱所言之理。細心玩味。程朱所行之事。身體力行。便是入聖賢的大路。不必別尋曲徑。亦不可妄希捷得。庶乎腳踏實地。步步平穩。不至流於馳騖。亦不至入於異端。

明世宗時。宰相徐階舉王守仁從祀。世宗命吏部會議。云守仁欲立異爲名。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學。知衆論不與。則著朱熹晚年定論之書。世宗遂寢其從祀。

周子曰。師道立。善人多。薛文清公曰。師者。天理民彝所自出。人之邪正由之。師之所係。誠重哉。

先儒云。與其有求於人。何若無欲於己。與其令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眞名言也。

居官者。己身利害。所不當計。而百姓利害。興除不可以不力。

諸葛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范文正公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

其成與否。雖聖賢。亦有不能必。同一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之念。

學者常有爲法天下、可傳後世之志。則必不肯安於小成。

人之所以自立於天地間者。忠與孝也。一有或虧。則不可以爲人。

司馬温公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遠。讒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於此。此語可爲介甫定評。

司馬温公曰。凡言事者。當爲國家進賢退不肖。使其人無可取。雖少壯何爲。果有益於時。雖老何傷。蓋老成者。國之典型也。在大位者。多用老成人。此國家之福。生民之幸也。

用人之法。當用其長。優於德行者。當使之掌教職。以成就人才。長於文學者。使之居文學之職。不必強之以政事。長於政事者。使之居政事之職。不必強之以文學。如此則人得各盡其所長。而朝廷之事。自無叢脞之憂。

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諫人者。當因其所明而通之。則其言易入。

天之所以予我者本全。而我不可以或虧也。天之所以予我者本厚。而我不可以或薄也。天之所以予我者本大。而我不可以自小也。

科舉之文。一時之文也。載道之文。千萬世之文也。科舉之文。未得舉。而求工之。既得舉。而隨棄之矣。載道之文。用之一日。而見爲不可離。行之千萬世。而究不可易者也。

世人祇見利而不見害。故害卽伏於利之中。世人祇見得而不知失。故失已寓於得之內。其有利而無害者。惟義乎。有得而無失者。惟道乎。

擇天下德義可尊者。立爲太學之師。又拔天下英尤奇特之士。萃於太學之中。教以明體達用、修己治人之術。迨其學成。而布之天下。以廣其教澤。庶乎大道日明。聖學日廣。而人才日有所成就乎。予日望之矣。

萬物各得其所者。天地之心也。卽聖人之心也。在天地爲因物而付物。在聖人爲隨事而順應。謂之無心。不可。謂之有心。亦不可。

窮經致用。必先謹於少壯之日。著書立說。大抵俟諸晚定之年。

教子弟者。自其幼而教之。則甚易。迨其長而始教之。則甚難。幼而教之。使順其性之本然。故易。長而教之。習染既深。使返其性之本然。故難。

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大丈夫舉事。要當爲人所不能爲之事。若世閒容易事。誰做不來。故朱子曰不哭的孩兒、誰抱不得。

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此胎教之法也。今人不講久矣。

學者固當主敬。然工夫又要勿忘勿助。纔寬緩。便恐涉於放縱。而有頹墮委靡之患。纔謹守。又恐過於執持。而無寬舒自得之致。須是涵養省察。交致其功。而又循序漸進。優游不迫。則工夫自可馴致矣。

生於南而囿於南。生於北而囿於北。便非卓立特達之士。所貴乎君子者。不能不生於流俗。而貴能卓然自拔於流俗。

讀論語者。如春風和氣之被物。不言而人自化之者也。讀孟子者。如讜言正論。日陳於前。而邪僻之心。無自而生也。大學中庸。又造道入德之門戶。盡性達天之極軌也。

程子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然合仁義言之。仁爲體。義爲用。分仁義言之。仁有仁之體、仁之用。義有義之體、義之用。

朋友固當責善。而責善又自有道。其上者。積誠以感動之。其次者。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若誠意不至。而徒爭之以言。嘵嘵不已。是取辱之道也。

五倫別無畸行。祇各盡其道。便是堯舜世界。

凡讀先儒語錄者。若以言語文字求之。祇覺平平無奇。若以爲入德之門、造道之極。潛心玩味。優游涵養。祇覺言有盡而意無窮。

古之時。衣食足而禮讓興。故多爲善。今之時。衣食足而驕奢生。故多爲惡。古人禮義生於富足。今人驕奢生於富足。古今人之不相及如此。

程子曰。今有狂夫醉人。妄以其先人棺槨一彈。則便以爲深仇及親。拽其親而納之火中。反略不以爲怪。豈不哀哉。夫焚屍之慘。烈矣。其恬不爲怪者。以風俗積習使然。未嘗返己一思之也。誠返己一思之。必

有所不忍矣

利不興。則民不能蒙福。害不除。則民不能樂業。

官與民。其苦樂每相反。官以爲苦。必留心民事者也。而民自得其樂矣。官以爲樂。必不軫念民瘼者也。而民之苦乃不可言矣。

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又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氏之術者。請絕勿進。此皆確然有見之言。

以血氣勝人者。小人之強也。以義理自勝者。君子之強也。

天下之大貪人。皆天下之大愚人也。未有貪而不愚者。

謝疊山曰。窮而明道無負於孔孟。學者所當勉也。達而行道有負於孔孟。學者所當戒也。故與其身顯而道晦。毋寧身隱而道彰。

得志行道者。士人之本懷。難進易退者。君子之大節。

世之學者。多以仕爲榮。顏子曾子皆大賢也。皆傳聖人之道者也。又何嘗仕乎。

士大夫只爲看得這箇求字輕了。所以無事不可爲。呂舍人云。逢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學者所當猛省。

責己者。所以成己之德。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

程子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此可以觀其志量矣。宜乎所造之深也。

困學錄集粹卷之五

閩署公餘

明道先生論建學擇師。曰。俾諸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埽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又言以成德者爲太學之師。聚天下子弟而教焉。此皆坐而言可起而行者。安得施之今日。而一收其效乎。

知與行。不可偏廢。書曰。知之非艱。行之維艱。是行固難矣。程子曰。自古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以此見知之亦難矣。朱子曰。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是先知而後行也。若不知而能力行者。特其天資之高。生來純粹。所行偶能近道耳。故知行不可偏廢。而亦常相須。知之眞。則行必力。行既力。則知益眞。而守愈固。

用之則行。蓋有所以行者。身顯而道與俱顯也。舍之則藏。蓋有所以藏者。身隱而道與俱隱也。道與身俱爲行藏而用舍。始爲無負。

儒釋之辨。公與私而已。吾儒之學。是以公天下爲心。釋氏之學。只要了得一己。全是私心。吾儒之學。順其自然。釋氏之學。矯揉造作。

吾儒之學。修己以安百姓。釋氏之學。其修己處全非。又用甚底安百姓。

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玩味。切己體察。此眞讀書妙訣。

君子安處善而樂循理。凡勉強而處善者。終有所不安。勉強而循理者。終有所不樂。故必安處善而樂循理者。始謂之君子。

畏縮之人。決不濟事。爲人須有英氣。方學得成。

蔣西章曰。要做豪傑、成聖賢。決定要受一番不能堪之苦。從苦中動心忍性。千磨百鍊。直到苦中能樂。無入不得。方是眞得手、眞受用。世之做功夫不到家者。止爲不肯喫苦。故終於半上落下。卒歸無成耳。非勘破聖凡關頭。不能確見其如此。

凡心有安便之處。便是人欲。

世人以隨衆爲通方。不知果見得道理眞時。自不得一槩隨衆也。儉可以從衆。拜上豈可以從衆。

立言者。不要求新求奇。祇要上不得罪於聖賢。中不誤於一己。下不爲害於將來。則言出而人信之。後世亦將傳之矣。

人苟不能卑以自牧。則矜勝之心。爲害多矣。

致知力行。皆要以主敬爲本。致知者。敬以致之也。力行者。敬以行之也。致知不以敬。則所知或非其眞。力行不以敬。則所行或非其正。

小人之交易合亦易離君子之交難合亦難離

東漢尙名節。亦氣矜之爲。非知道也。然於道爲近。故一變可以至道。

衣冠容止之閒。最足驗人之學問。未有外之不肅。而內能恭敬者。

血氣之勇不可有。有則足以僨事。義理之勇不可無。無則難以衞道。

學以聖人爲至。不爲聖人之學。而爲世俗之學。無爲貴學矣。治以先王爲法。不遵先王之治。而爲世俗之治。不足以言治矣。

儉、德之基也。敬、德之聚也。誠、德之本也。君子修此三者而已矣。

理卽具於事物之中。所以處之而得其宜者。義也。

中者。禮之無過不及者也。故言禮或有不中。言中而禮合其節矣。正者。智之是非不爽者也。故言智或有不正。言正而智得其當矣。

朱子嘗謂學者曰。某此閒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人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自去讀。道理用自去究索。某只是做箇引路的人。做得箇證明的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吁。吾安得躬行實踐之人。而與之商量爲學哉。

言者。心之聲也。觀其言。卽可以知其人。賢者多言義。庸人多言利。胡康侯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欲何求。汝曹志之。

張子曰。心統性情。五峯知言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亦可以知性情心之名目矣。

富文忠公少時。有罵之者。如不聞。人曰。他罵汝。公曰。恐罵他人。又曰。斥公名。曰。天下安知無同姓名者。公少時已能如此鎮靜。後來入遼議和。所以卓然不可搖奪。

勿自暴而自棄。願希聖以希賢。

或問今世士大夫何以晚年都被禪家引去。朱子曰。是他平生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藉以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可見平日若讀聖賢書。見得聖賢道理。不徒記誦文章爲利祿聲名之計。自然見得他不是。豈肯被他引去。

天下之人。日在道中。而實日在道外。以止知爲昔聖昔賢之道。不知卽吾心吾身之道。

朱子曰。學者難得。都不肯自去著力讀書。某登科後。要讀書。被人橫截直截。某只是不管。一面自讀。顧文蔚曰。且如公有誰鞭策。畢竟是自要讀書。今人謂中進士後書卽讀完了。可歎。

程子曰。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閒也。無閒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有閒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閒。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閒於其閒也。除去之。則和合矣。故閒隔者。天下之大害也。聖人觀噬嗑之象。推之於天下萬事。皆使去其閒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夫閒者。小人之事也。君子喜成事。小人喜敗事。故用

閒焉。惟君子知小人之用閒。而懍懍自檢其身。不使有閒可乘。則得矣。

道德仁義。與生俱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是造物之無盡藏者也。

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者。可以當大事。輕躁者。鮮不失之。

諸葛孔明有王佐之才。其言淡泊寧靜。鞠躬盡瘁。皆能見得道理分明。但取劉璋一事。便非聖賢正大光明之道。是其學問有未純處。

觀孟子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其用力可知矣。觀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其得力可知矣。

學問不得力。只是工夫不純。或作或輟。安望能有所得。

道亨爲亨。道窮爲困。今人以身顯爲亨。身晦爲困者。誤矣。

朱子諭學者曰。老蘇自言其初學爲文時。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賢之文。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以疑。觀於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積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予謂老蘇但爲欲學古人說話聲響極爲細事。然其所就。亦非常人所及。今人學道。依老蘇法。以二三年爲期。正襟危坐。將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及詩書禮記程張之書。分明易曉處。反覆讀之。更就己身心上存養玩索。著實行履。有箇入處。方好求師證其所得。而訂其謬誤。是乃所謂就有道而正焉者。而學之成也。可冀矣。朱子此言。是學者用功最親切處。老蘇用之以學文

而文成。學者用之以求道。豈有不得道之理。是在人之勵其志、專其心、純其功、以勉之而已。

性之外無道。道之外無性。

朱子曰。今之人。大率習爲輭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拂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少咈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欲得而後已。甚至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劵爲詩文。宰相可昭。則昭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閒。則羣議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閒。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尙復忍言之哉。愚觀小人排擊君子。無可指摘。故假道學以爲名。不知道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也。學者、孔曾思孟周程張朱之學也。道不絕於世。學日在於人。人不學道。將學非道乎。爲此言者。必將使是非邪正、公私曲直、君子小人、漫無分別而後可也。

吾人爲學。須是要日新月異。而歲不同。方好。今日勝似昨日。明日勝似今日。今月勝似前月。後月勝似今月。推之一歲。有一歲之功。不可放曠了親切的工夫。不可虛度了少壯的時日。自然日有進益。若今日如是。明日亦復如是。今年此人。明年依舊此人。與不學之人何異。

寧要人說迂說腐。不要人誇巧誇捷。

黃勉齋曰。榦年方及冠。從游於朱文公之門。其所以撫存而卵翼之者。不啻己子。其所以然者。非有他故

也。以幹從學之久。庶幾麤得其立言垂世之大意。可以與後進之有志者。相與訂正。以垂之將來。庶不至微言之絕、而大義之乖。是則文公相與之大意如此耳。由勉齋之言觀之。可見文公一生心事。只是要繼往聖、開來學。使大道炳若日星。聖學傳之無窮而已。

遷善改過。如撐上水船。一篙一篙要隨時用力。非如下九層坂。不知不覺便到底。

人止知農夫勤苦。不知爲學尤要勤苦。學者工夫不勤苦。而欲有所得。猶農夫不耕耘。而望有獲也。

居鄉無以異於人。恐成同流合汙。居鄉有以異於人。又恐成矯世戾俗。讀孔子鄉黨篇。學者當三致意焉。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朱子註之曰。道益明。德益進。是所會之友。將以講身心性命之事。而非文學詞章之事。今日會友者。所講皆文學詞章之事。身心性命之理無聞焉。又安望其明道而進德乎。

君子之於世也。進非希榮。退非名高。亦因乎用舍之宜而已。

叔孫武叔之於仲尼。公伯寮之於子路。孔文仲之於伊川。沈繼祖之於晦翁。詆毀無所不至。然於仲尼子路伊川晦翁何損哉。徒自成其爲小人。而遺臭無窮耳。

乾坤之正氣。世間之正人。皆不可一日而或無者也。無正氣。則乾坤或幾乎息矣。無正人。則世界將從此壞矣。

今之學者。不爲聖賢之學。動曰吾家貧也。亦思顏子何嘗富乎。安貧樂道。雖屢空。其何傷。

今之學者。不爲聖賢之學。動曰吾親老也。顏子不有父乎。尹焞不有母乎。願以善養。不願以祿養。雖親老。

其何傷。而況求祿養者。未必得祿也。徒自營耳。

明道先生云。身勞無補公家事。心穴空令學業衰。不能不爲之三致歎也。

貧富貴賤。天所命也。人知君命親命不可違。何不知天命之不可違。

朱子曰。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故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禮樂政教。人之文也。其見於當時而傳於後世者。曰文治文教。皆有道以寓乎其閒者也。自後世以操觚染翰爲文。而文不本於道。道不存乎文。文日多而道日晦。文日盛而道益失傳矣。浮華之文。日益以繁。而眞實之文。愈不出矣。安得身任斯道者而與之言文乎。

丘仲深曰。古人著書垂教。欲人誦讀講習。以爲身心家國之用。非取其口誦遍數。以爲功果也。後世求食之徒。乃假佛天尊。爲言人誦此經。可以消災得福。徒事口舌。無益身心。縱誦千萬億遍。何益於佛天尊。而錫以福祐耶。其言最明曉。可以解世人之惑。

人之初學。要整齊嚴肅之意多。方見得立志之專。學之既成。要溫厚和平之意多。方見得所養之厚。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眞得守身之要。學者不可不以爲法。不然。偶一失足。遂貽千古之恨。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三綱五常而已。庶民去之。去此者也。君子存之。存此者也。能盡者爲賢人。全盡者爲聖人。

五倫之外。無人品。爲人者。從此立脚。論人者。從此著眼。再不得差。

人有不甘流俗之志。而後可進於豪傑。亦有不安豪傑之志。而後可進於聖賢

異端之學滋熾。由吾儒正學之不明。此盛則彼衰。交爲消長。故欲息異端。莫如盡力於吾道之正。使其光明盛大。昭昭而不可掩。則彼之學。將消鑠無日矣。

聰明正直之謂神。必非可賄賂公行者也。今人祀神以邀福。亦見其惑矣。使祀之而果得福。是視神如世之貪官也。烏足爲神乎。

性者。天之所賦也。盡性者。天全而予之。人全而歸之。無媿乎天之所予。是天之孝子也。形者。父母之所生也。踐形者。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無忝乎父母之所生。是父母之孝子也。上不負乎天地。下不負乎父母。斯可以爲人子矣。

天命之性。有善無惡者也。氣質之性。有善有惡者也。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是還其有善無惡者也。返氣質之性。卽爲天命之性也。

今之居官者。行非禮之事。取不義之財。莫不曰爲子孫計也。豈知富貴在天。子孫若無富貴之命。雖黃金高如北斗。豈能保乎。大學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奈何祇知今日悖入之樂。不思後日悖出之苦。

草野之中。要使元氣常足。朝廷之上。要使正氣常伸。

學者之心。各有所用。用之於身心性命。便是聖賢之學。用之於富貴利達。便是世俗之學。仕者之心。亦各有所用。用之於致君澤民。便是忠臣。用之於肥身保家。便是盜臣。

陳了翁每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帶然後讀之。亦可見其佩服之至矣。故其所造自不同。

仁義禮智。迭運不窮。仁字包得義禮智。而智字又起得仁。正見一理渾然。而流行不息也。若纔有間斷的時節。則此理便有止息的時節。

周子言主靜。恐其流於偏。程子以主敬易之。學者始得所持循。有功於吾道者不小。

鄉舉里選之法行。是君求於士也。科舉之法行。是使士求於君也。君求於士。則士貴。士求於君。則士賤。

呂新吾曰。口塞而鼻氣盛。鼻塞而口氣盛。鼻口俱塞。脹悶而死。治河者。不可以不知也。故欲其力大而勢急。則塞其旁流。欲其力微而勢殺也。則多其支派。欲其蓄積而有用也。則節其急流。治天下之民亦然。呂新吾之言。以爲治民諭也。予謂可爲治河者之正論。

君子坦蕩蕩。只是樂天知命而已。

或謂予之所言者。皆古聖賢之所已言也。又何必多此一番議論乎。予曰。誠然也。古之立言者。莫過於孔曾思孟周程張朱矣。子思孟子。不以孔子曾子既已有言而不言。程子朱子。亦不以周子張子既已有言而不言。予今又安得無言乎。今天地之生物。猶古天地之生物也。今之天地。不以古之天地已經生物。而遂已其發育之功。今歲之天地。不以昨歲之天地既已生物而不生。來歲之天地。亦不以今歲之天地既已生物而不生也。蓋天地生物。一歲有一歲之生成。卽一歲有一歲之新意。其雨露之所滋。人事之所養。既不能以大異。而亦不能以悉同也。聖賢立言。一人有一人之議論。卽一人有一人之見解。

其時勢之變遷。人事之轉移。既不能苟爲異。而亦不能強爲同也。蓋人心日用則日生。道理愈求而愈出。若必取古聖賢之所不言者而言之。是異端也。亦何足貴乎。予又安得無言乎。

眞西山一代之大儒也。其大學衍義。深有功於天下萬世。而建醮祈福。事佛事仙。又何說也。吾誠不能爲之解。

伊川先生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學者須是有一望而令人親者。方可入道。若輕躁浮動之人。無深沈純厚之氣。欲求進於道難矣。

君子所以比德於玉者。謂其剛堅而未嘗不溫潤。溫潤而未嘗不剛堅。

公卿大夫。皆做正經事。不患政教不修。羣黎百姓。皆做正經事。不患衣食不足。

陽爲君子。陰爲小人。陽奇而陰偶。是陽一而陰二也。

士大夫居鄉。寧使官府訝其不來。毋使厭其不去。

古人臨喪。必有贊襄之人。自敦匠以至飲食之細。一切執事。無不各有其人。孝子惟盡其哀戚而已。今惟孝子自主之。外既未能盡合乎禮。內亦或至竟忘其哀。是兩失之也。故古人臨喪之禮。不可不急講。

人知做文字要好。不知做人更要好。文字好。尚容易。做人好。只是難。

梓溪云。史臣作傳。遺其大者。不特一人也。宋范仲淹在天聖慶歷間。洛學未啓也。公用兵於西。張戴上書論兵。公一見。知其遠器。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遂以中庸一帙授之。夫中庸傳道之書

也。而公初揭示後學。非見道分明者。能然耶。然則仲淹之所以爲宋朝人物第一者。豈徒以剛大之器、經濟之略、先憂後樂之心哉。史又稱公弱冠時。大通六經之旨。則公固斯文之豪傑也。竊謂范文正公一生以功業自許。故其學問不著。設使當日與周張二程講論一堂。而共明斯道。其所造豈可量哉。

邵康節曰。面前路徑。須常用寬。路徑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此是處世之道。亦是自處之道。

今人學不進。志不立。每以年少自恕。殊不知伊川先生作顏子所好何學論。纔十七八。明道先生作定性書。纔二十餘歲。人可以年少自恕乎。

温公之德業。似過昌黎。昌黎之識見。則高於温公。温公儕孟子於法言之後。昌黎以孟子接道統之傳。

薛文清公曰。余少年學詩學字。錯用功夫多。早移向此。庶幾萬一。薛文清猶悔用功之錯。今之學者。有終身錯用功夫而不悔者。可哀也夫。

氣質未變化以前。只是氣質之性。而天命之性。初無所損。氣質既變化以後。復還天命之性。而天命之性。亦非有加。

有晝則有夜。有作則有息。人必夜而休息。而後晝之動作。倍有精神。若非夜而休息。恐精神亦有時而竭矣。春主生。夏主長。秋主收。冬主藏。必有秋冬之收藏。而後春夏之生長方能茂盛。若非秋冬收藏。恐春夏之生長。力亦有時而竭矣。

或問。子思言天命之謂性。是人性本然之體也。而程子張子又說箇氣質之性。豈天命之性外。別有一氣

質之性乎。予曰。人生只有箇天命之性。所謂氣質之性者。是指天命之性墮於氣質之中言也。人生而理具焉。所謂性也。人生而有知覺焉。所謂氣質也。性墮於氣質中。猶珠墮於水中也。性墮於氣質之清者。則本然之性。依舊是善性。墮於氣質之稍濁者。則本然之善或不能盡見。若墮於氣質之甚濁者。則本然之善全不見。而惟見其惡矣。然雖見其惡。而性之本善者自在。究不可謂性之不善也。若加以變化氣質之功。而性之本善者。依然自見也。如珠墮於混水中。珠之光便不可全見。墮於泥沙中。珠之光全不可見矣。然雖不可見。而珠之光自在。要不可謂珠之無光也。若加以澂清之功。珠之光依然舊也。故自理之本然者言之。則天命之性也。自理雜於氣者言之。所謂氣質之性也。張子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是也。

有過人之學者。必有過人之識。蓋識由學長也。有過人之識者。必有過人之量。蓋量由識進也。

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程朱得孔孟之傳者。予亦曰。乃所願。則學程朱也。

朱子之大有功於後學。在補格物致知一傳。使學者有實在下手用工夫處。

諸葛武侯曰。才須學也。人之苦於才不足者。皆由於不知學也。學則理明。理明則才充矣。

自治宜嚴。防害宜密。於快意之時。尤當加意防之。蓋快意之時。卽滿盛之日也。滿則招損。盛則必衰。可不懼哉。

一介寒儒。偶然得志。置身通顯。而卽暴殄天物。侈用無節。亦思從何處得來乎。濫用者。必濫取。何可不戒。

責己而不責人。恕人而不恕己。非有得於學之深者不能。

仁義禮智。是道之本體。誠敬忠恕。是道之功夫。必用誠敬忠恕之功。而後可以盡仁義禮智之理。

存天理、遏人欲功夫。須是平旦之氣做起。此時人欲未萌。天理易見。試觀晚閒所讀之書。有誦數愈勤。而不能記憶者。至次早平旦之時。悉能背誦。蓋由其夜氣清明也。身心性命之功。由此做起。德業有不日進乎。

或問。人物各循其性。人當循其仁義禮智之性。此易明者也。物又何以循其性乎。曰。牛有牛之性。馬有馬之性。循牛之性。則用以耕。循馬之性。則用以乘。若用馬以耕。用牛以乘。則非其性矣。草木有草木之性。蓮芡有蓮芡之性。循草木之性。則植之土地。循蓮芡之性。則栽之水中。若以草木植之水中。蓮芡栽之土地。則非其性矣。推之他物。莫不皆然。又何疑乎。

薛文清公云。相業自大學經學來者深。自史學俗學中來者淺。要見古人之相業。伊傅之書。宜熟讀。此言得相臣之體用矣。

永樂四書大全及性理大全。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學者不可於此枉用了功夫。

南軒張氏曰。善者。性也。能爲善者。才也。此說極是。與孟子言性善情善而才亦善。甚相符合。

人把太極看得太高妙了。便不是。太極只是一箇大中至正無以復加之理。大學所謂至善是也。

或問。孟子云。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是言性善情善而才亦善矣。程子又云。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

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是才亦有善有不善矣。二說何以不同。予曰。才者。性之發動者也。自其從天命之性發動者言之。則才固無有不善。自其從氣稟之性發動者言之。則才亦有不善。所貴乎學者。能變化其氣質也。若加以學問之功。變化其氣質。則性可復於善。而才亦可復於善。二說似異而實同。

或問不能盡其才如何。曰。如人纔發得箇好念頭。從此充長去。便都是善。可以復其性之本然。若纔發得一箇好念頭。見得善之當爲。卻又發一箇不好念頭。謂偶一爲之。亦自無妨。這一箇好念頭。便不能充長去了。只是中間有阻滯。便是不能盡其才。

不欺心。而後可以不欺君、不欺親、不欺友。

薛文清公之學。以復性爲要。以主敬爲本。故其所造沈潛篤實。

德量深沈。要從動心忍性中來。正不得以事之難做、人之難處。而存怠忽之心。

張子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如淘井然。淘去濁者。而清者出。淘去清者。而尤清者出。至清無點塵。則人欲淨盡。天理流行矣。

學者要有振拔卓立之志。不然。風吹草動。鮮不轉移。

人於一日十二時中。須是要知道此身此心安頓在何處。溺於利欲。與溺於意見。俱不可與入道。

或問。明道先生勸龜山勿好著書。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何也。曰。有害道之書。有載道之書。害道之書。不可有。載道之書不可無。使無載道之書。古來聖賢。不知幾千年。又何由流傳至今日乎。

學者理明而識定。則守一己之獨是。非求爲異。發前人之未發。不害爲同。

學者先要道理見得眞。考之前聖而不謬。則可以俟之後聖而不惑。

朱子曰。命猶誥敕。性猶職事。情猶設施。心則其人也。

爲人凡事皆當知足。而獨至爲學。不可有自足之心。

本性未復。則氣質用事。本性既復。則義理用事。本性未復。則見氣質而不見性。本性既復。則見性而不見氣質。

明體而後達用。倖成之功。豪傑所不樂居也。德盛而後名彰。不虞之譽。高賢所不欲受也。

顏子之所以得蕭然於陋巷之中者。以孔子肩行道之任也。孟子之所以周旋於齊梁之庭者。以一身任斯道之責也。使春秋而無孔子。顏子安得而辭其責哉。故顏子不必爲孟子。而孟子不得爲顏子。時爲之也。顏子孟子。易地則皆然。

有光風霽月之胸襟。而後有海闊天空之氣量。

聖人言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理則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之當然也。氣則富貴貧賤死生壽夭之不齊也。以理言者。欲人盡性以至命。以氣言者。欲人守義以安命。聖賢言命。各有不同處。學者當各隨其語意而推之。以求其至當。不可泥而執之也。

求才於才。不若求才於德。有德而才在其中矣。無德之才。不可用也。故曰士慤而後求智能。

韓昌黎以仁義禮智言性。以喜怒哀樂言情。大端已自不差。但不知補出氣質之性來。其性有三品。所以不同者。尙未分曉。直至程張說出氣質之性來。古今言性之家。始不辨而自明。

道者。學之的也。故爲學必至於道。聖人者。道之用也。故求道必法乎聖。

或曰。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陽何以爲君子。陰何以爲小人。曰。陽爲天。爲晝。爲春夏。天也晝也。皆光明正大者也。春也夏也。皆生物成物者也。以此思之。則陽之爲君子。可知矣。陰爲地。爲夜。爲秋冬。地也夜也。皆幽暗隱晦者也。秋也冬也。皆敗壞萬物者也。以此思之。則陰之爲小人。可知矣。惟君子光明正大。小人幽暗隱晦。君子好成物。小人好敗物。故小人尙有容於君子之時。而君子斷無容於小人之時。

賞以酬功。非以飾喜也。因私喜而賞。則賞未必當矣。罰以懲罪。非以飾怒也。因私怒而罰。則罰未必當矣。

天下之理。不過感與應而已。有動必有靜。有盛必有衰。有暘必有雨。有寒必有暑。有晝必有夜。有往必有來。有出必有入。有語必有默。此所謂有感必有應也。由靜又有動。由衰又有盛。由雨又有暘。由暑又有寒。由夜又有晝。由來又有往。由入又有出。由默又有語。此之謂所應復有感也。此固天道之自然。亦人事之必然也。

持己以廉。朗朗然如秋月之當空。待人以和。藹藹然如春陽之潤物。其爲學也。希聖希賢。非徒記誦詞章。爲邀利祿、博青紫之計。其出仕也。致君澤民。非徒富貴利達。爲肥身家、飽妻子之謀。能如是也。斯可不愧於心。而爲君子儒矣。

易以損上益下爲益。損下益上爲損。此就在上者而言之也。學者當以損己益人爲益。損人益己爲損。損己益人。世人之所謂損也。然益人者。人恆益之。是損己實益己之道也。故君子不以爲損也。損人益己。世人之所謂益也。然損人者。人恆損之。是益己實損己之道也。故君子不以爲益也。學者誠知損人卽所以損己。益人卽所以益己。其於損益之道。斯得矣。

楊龜山誌游執中曰。嘗以晝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夫妻子之聞見必確。夢寐之呈露皆眞。於此而無僞。斯眞無僞矣。於此而無欺。斯眞無欺矣。可爲學者考驗之法。

既爲今世人。當修今世事。臣忠子孝。兄友弟恭。夫倡婦隨。皆此生不可不爲者也。今乃從釋教離而去之。必欲種因果爲來生計。曰吾以修後世也。夫後世茫茫。不可知矣。舍其目前見在之事。而爲未來無影之計。何惑之甚耶。

困學錄集粹卷之六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有陽不能無陰。有陰不能無陽。造化之自然。不能偏廢也。用陰以助陽。扶陽而抑陰。人事之當然。所宜參贊也。

君子之心。不敢邀福於天。而惟盡其在己。故其爲善必力。不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其去惡必勇。不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小善必爲。則無善之不爲矣。小惡必去。則無惡之不去矣。

語言無味。足見道之無聞。語言無序。足見心之不存。

釋氏之學。祇是弄精神。吾儒之學。全是求義理。

宋太史送方正學序曰。古者重德教。非惟弟子之求師。而爲師者。得一英才而訓迪之。未嘗不喜動顏色。無他。天理民彝之不能自己也。宋太史之於正學。蓋早見其爲名教柱石者乎。

寒而後求衣。饑而後求食。晚矣。讀豳風七月之章。君子所以貴豫也。

君子小人之心。其大小皆有不同。君子之心。大則如天之廣大光明。小則如文王之小心翼翼。小人之心。大則放辟邪侈。無所忌憚。小則褊隘私吝。戚戚靡寧。

居官者。不以建功立業、興利除害爲事。惟奉行文書。則一吏人足矣。何以官爲。

天下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亦非無令名之難。而無令德之難。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是天下之最難持者。莫如心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是天下之最易染者。莫如欲也。能存心能寡欲。而學猶患其不進者。未之有也。

心之所想慕者曰欲。謂人之所好也。欲屬於念。其義虛。心之所貪求者曰慾。謂人之所嗜也。慾著於物。其義實。

能勝私。而怒自可治。能順理。而怒自可忘。

國家大事。生民休戚。同官者相與議論。皆當平心易氣以處之。不可有偏私之見。亦不可存爭執之心。貴求其當而已。

先儒曰。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爲切要。從古聖賢。於此用功。其可忽乎。又曰。人於一切世味淡泊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我得志不爲。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自不到墜墮。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能治得大欲。便是治心修身之方。

聖賢與流俗。大相反者也。既以聖賢自處。勢必大遠於流俗。若以流俗自安。將至絕遠於聖賢。

士君子所以垂光青史、照耀後世者。視乎德業之隆盛。而不在乎名位之顯榮。

此學以爲絕也。而續之者。代有其人。以爲續也。而爲此學者。又不可多得。落落古今。不過數人在天地。此學賴以維持於不墮。周程張朱。非宋一代之人。千萬世之人也。

天地生財、只有此數。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人當時時猛省

天地間。只此一箇道理。只此一箇學問。往古來今。皆不能外。此道不明。此學不講。皆因人識見不到。試思人生天地間。所以無愧天地者何在。所以不負聖賢者何在。所以無忝父母者何在。皆當從此處做功夫。何得習焉而不察也。

珠玉貴也。粟米賤也。然珠玉不可以救饑。粟米則可以救饑。錦繡貴也。布帛賤也。然錦繡不可以禦寒。布帛則可以禦寒。故聖人輕珠玉錦繡。而重粟米布帛。蓋無珠玉。於人固無損也。無粟米。則饑而死矣。無錦繡。於人固無傷也。無布帛。則凍而死矣。然粟米布帛。所以養身也。仁義道德。所以養心也。身無衣食。則身死矣。心無義理。則心死矣。人畏身之死。思所以救之。至於心之死。不知所以救之。亦獨何哉。

古人之學。擴其知識。充其才能。將以進德而修業也。今人之學。擴其知識。充其才能。將以隨俗而習非也。古今之不相同如此。

羅整庵踐履篤實。言行相顧。可謂躬行君子也。其造道之深。好古之勤。力行之實。進退之正。辭受之嚴。皆可爲天下後世法。

水之積也厚。則負大舟爲有力。德之積也厚。則建大業爲有本。

易首乾坤。乾坤者。天地之性情。天地者。乾坤之形體。故易不可見。於乾坤見之。乾坤不可見。於天地見之。

古人云。我先貧賤。而後富貴。則舊交不可棄。而新者或以勢力相依。我先富貴。而後貧賤。則舊交不可恃。

而新者或以道義相合。友先貧賤。而後富貴。我當察其情。恐我欲親友。而友或疏我也。友先富貴。而後貧賤。我當加其敬。恐友防我之疏。而我遂自處於疏也。可謂曲盡人情矣。

謝上蔡七年去一矜字。常患不能去。薛文清二十年治一怒字。常見得不能治。可想其克治之難。亦可想見其用力之專。

柔而立。無立爲懦。柔惠且直。不直爲諂。柔嘉維則。失其則。非嘉。周子言剛善剛惡、柔善柔惡。皆當細玩。蓋剛柔皆貴得其正。剛失其正。則爲強梁。柔失其正。則爲諂媚。君子不可以不審也。

仁無可名。惟公近之。蓋有公心。而後有仁心也。敬無可名。惟畏近之。蓋有畏心。而後敬心生也。

智崇效天。知識貴乎高明。故曰效天取高明之象。禮卑法地。踐履貴乎篤實。故曰法地取篤實之象。

或問訓家之術。羅豫章曰。南鄰萬斛之家數十人。入孝出弟。文行忠信。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篇。閨門之內。肅肅如也。閨門之外。雍雍如也。如是而家有不日盛者乎。讀此語。恍若置身仁里。令人徘徊而不忍舍去。

師教不如家教。傳曰。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鬬。化使然也。

撮土不可以爲山。而山由撮土而積。一勺不可以爲海。而海由一勺而積、一行非所以名聖人。而聖人由一行而積。故君子勿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

天下有生生不窮之理。隨在隨有。無所間斷。在天地則爲變化。在事物則爲消息。在生民則爲日用。在聖

賢則爲德業。在君子小人則爲進退。在晝夜則爲晦明。在古今則爲往來。新故之迭更也。是理也。相軋相推。有當有否。而吉凶以生。聖人憫斯人之流轉於吉凶之域。而莫知所避所就也。故告之以無爲不平、無易不傾之說。使之爲物理之固然。而不可忽也。人能終始以致其懼。則無咎矣。然則易之爲易。其大旨可知矣。程河南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殆謂是歟。

天下全才難得。而一世之才。自足以分任一世之事。故唐虞盛時。水火工虞。各專一職。而不必其相兼。孔門弟子。德行四科。各具一長。而不必其全備。故用人當用其所長。而教人者。又當教其所短。

時不可爲。則亦已矣。而時之所可爲者。不可不自勉。勢不能爲。則亦已矣。而勢之所能爲者。不可不盡。所謂寬得一分民力卽受一分之賜也。

孝於親者。必能忠於君。廉於己者。必能忠乎民。道理固不可易。

居顯榮之位。世人之所謂貴也。然使富厚有餘。而德不足以充於己。澤不足以被於人。世人之所貴。反爲君子之所賤。居草野之中。世人之所謂賤也。然使道德仁義蘊於心。令聞廣譽施於身。世人之所賤。未必非君子所貴。故君子不患名位之不至。惟患德業之不修。

善善所以示勸。惡惡所以示戒。有其位者行其權。無其位者託之言。其爲有功於斯世一也。

天道不可一日而無陽。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君子。故邵康節曰。易也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道也。及其長也。闢之於未然。及其消也。闔之於已然。一消一長。一闔一闢。渾然無迹。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

斯。

謝上蔡以爲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脚。予謂學者透得名利關。方可大進步。

聖人之進退。視乎陰陽之消長。各因其時而已。非有預於己也。

義理無窮。知到老。行到老。學到老。無時可以住足。

君子比德於玉。素絲易染也。白璧投泥而不汙。則所云近墨者黑、近硃者赤。不足以定君子矣。君子比操於松。黃葉易彫也。青松凌霜而獨秀。則所謂榮者易枯、盛者易衰。不足以限君子矣。

薦賢所以爲國。非以樹私恩、植私黨也。

視聽言動。四者皆合於禮。辭受取與。一介必準乎義。此眞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者也。希聖希賢。須從此始。

客氣與氣節不同。傲世凌物。謂之客氣。持己守正。謂之氣節。故客氣不可有。氣節不可無。功利與事業不同。功名富貴。謂之功利。輔世長民。謂之事業。故事業不可無。功利不必有。

程子曰。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堯舜之心。卽堯舜之道也。學者正可由堯舜之道。而想見堯舜之心。並可以得千聖相傳之心。

今人皆說世上無好官。不知無好官。由於無好人也。若做得人好。做官豈有不好的。不止做官。卽做鄉紳。亦無不好的。

子夏曰。切問而近思。思之所以欲其近者。以其思近則能精也。若泛思。則必無功。

靜而存養。所以預養吾內也。動而省察。所以求利吾外也。內外交致其功。而學問之道始全。張橫渠先生云。精義入神。素豫吾內。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學者正好從此用功。

李微之云。東萊之學甚正。而優柔細密之中。似有和光同塵之弊。象山之學雖偏。而猛厲麤略之外。卻無枉尺直尋之意。此論可稱平允。

忠臣惟恐其君之不好學近儒。奸臣惟恐其君之好學近儒。蓋好學近儒。則道理明。賢否辨。不能以僞妄欺之也。

王伯厚曰。元祐之黨。劉元城謂止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非也。慶元之黨。黃勉齋謂非黨者甚多。羣小欲擠之。借此以爲名耳。小人之傾陷君子。未有不以黨爲名者。人君能辨君子小人之類。自不爲其所惑矣。

古人云。學古入官。蓋體國經野、立政愛人之事。類非不學無術者所能勝任而愉快。子產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今之仕者。其始既以不學而入政。其繼也。又以入政而不學。百姓何由蒙福。

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又曰。剛毅木訥近仁。是可與進學者惟剛。可與近道者亦惟剛。朱子曰。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只會困倒了。又嘗語敬之曰。這道理只是如此看。須是自家奮迅做去始得。看公大病痛。只在箇懦弱。

須是更改勇猛果決。合做便做。不要安排。不要等待。不要靠別人。不要靠書籍言語。只是自家檢點。公曾看易。易經說陽剛好。陰柔是極不好。此皆言學者求道貴勇也。或曰。語云柔能克剛。非乎。予曰。若處世。又當別論。但遇綱常大事。卻委蛇不得。須是仗剛正之氣。方能擔當得住。

大學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人止知財聚之樂。而不知財散之苦。人止知財聚之樂。而不知財散之樂。何謂財散之苦。蓋財既悖入。自然悖出。或散於天災。則水火之降受者是也。或散於人禍。則盜賊之劫搶者是也。此財散之苦也。何若周人之饑。救人之難。人既受我實惠而感激之。我亦可無禍患。而且得美名。非所謂財散之樂乎。此其理。惟君子知之。小人則不知也。

王伯厚曰。湯伯紀自儆云。春秋責備賢者。造物計較好人。一點莫留餘滓。十分成就全身。此老晚節。庶幾踐斯言也。吁。功名易立。晚節難保。此身一失。萬事瓦解。士君子不可不早自審處也。

司馬德操戒子曰。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勿以貧而行不高。此至論也。

朱文公謂古人不謂兄弟之子爲姪。亦無云猶子者。但云兄之子、弟之子。然從俗稱姪。固亦無害也。予閱馬援戒其兄子書。是稱兄之子、弟之子。迄漢猶然矣。

王伯厚曰。宋咸注法言云。天地不常泰。亦不常否。聖人不常出。亦不常絕。愚足曰。大道不常顯。亦不常晦。學無時不可講。無處不可講。與父講慈。與子講孝。與兄弟講友恭。與朋友講信。與學者講希聖希賢。與官

人講致君澤民。無時非講學之時。無地非講學之地。

士之難知也久矣。其守正不阿。有似乎迂。其不枉道以求合。有似乎拘。其不同流合汙。有似乎矯。其守先王、待後學。有似乎亢。其持己之潔清。而不樂受人之汶汶。有似乎傲。是數者。皆其不合於時宜者也。持此數者不合之資。而欲求合乎人。亦誠見其難矣。自非具大識力、大眼目。安能識於風塵流俗之表。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爲主。以此觀之。亦可以得其人之大槩矣。

先儒有言。無欲之臣。然後可以言王佐。蓋必己心無欲。而後可以格君心之非也。

豐年則糴。凶年則糶。常平之法。古之制也。今能實心行之。百姓亦自蒙福。

致堂胡氏曰。伯夷叩馬之諫。孔子未嘗及也。程子曰。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卽位。已十一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史遷之言。多不可信。如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亦不見於春秋之書。

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伊川爲羣飲於河。各充其量。義理無窮盡。猶河海也。學問無止境。猶大小之飲也。顏子之欲罷不能。孔子之憤樂終身。皆爲無止境也。

唐詩晉字漢文章。何嘗不可傳。然而去孔孟程朱之書。則遠矣。學者不用力於聖賢經傳。何爲舉有用之精神。置於無用之地。

或問君子小人當如何處。馮少墟曰。論交與。當親君子而遠小人。論度量。當敬君子而容小人。論學術。當法君子而化小人。此名言也。

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語曰。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此之謂心遠。嗚呼。吾心止寸許。可以包天地古今。奈何自暴自棄。謂聖賢豪傑非我所能爲乎。

布帛菽粟。衣食之原也。天生之。人成之。不以前歲已生已成而今歲不生不成。亦不以今歲已生已成而來歲不生不成。道德仁義。古聖賢之所已言也。前哲不以聖賢已言而不言。我又安能以前哲已言而不言。

曹眞予曰。士人童而讀學庸論孟。言言聖訓。然思以是博富貴。虐取窮民。誰敢違者。陵傲鄉鄰。誰予抗者。予讀書得第人也。嗟乎。吾夫子乃令人如是耶。則雖日誦夫子書。何益。自梁此語。凡讀書得第人。皆當書紳。深自儆省。

人生百年者有幾。卽以九十年計之。前三十年。旣爲舉業文章所牽纏。中三十年。又爲富貴功名所消磨。到得六十以後。卽發憤欲爲聖賢。而精力已竭。日暮途窮。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此所以眞儒難得。而大道乏傳人也。學者必自幼卽志聖賢之學。以舉業聽之時命。庶乎將來有眞人品、眞事功。程子云。每月以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此至言也。

今之學者。幸生大道昌明之世。日所讀者。理學之書。日所作者。理學之文。但日所行者。未必理學之事。使以所讀之書。所作之文。實體諸身心性命之際。則聖賢可至。何慮大道之無傳乎。

未經臨財。而曰一毫不取。可信爲廉乎。未遇一事。而曰一念無私。可信爲公乎。

汪默庵曰。老年更覺讀書有味。所恨來日無多。光陰眞是可惜。此惟親歷其境者知之。古人所以有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之歎。

天地之塞吾其體。只是一箇氣字。蓋言此氣充滿布濩於天地之間。吾人得之以爲體者。卽此氣也。卽朱子所謂氣以成形者也。天地之帥吾其性。只是一箇理字。蓋言此理主宰運行於天地之間。吾人得之以爲性者。卽此理也。卽朱子所謂理亦賦焉者也。

動心忍性。增益不能。天之所以厚待夫人也。學者當體貧賤憂戚、玉汝於成之意。蓋天之將伸是人也。必先屈之。天之將亨是人也。必先困之。從古聖賢。皆是由困而亨者。

眞西山以崇敬畏。戒逸欲。衍正心之要。人只一心。不是天理。便是人欲。能崇敬畏。則天理無不存矣。能戒逸欲。則人欲無不去矣。存天理。去人欲。而心又安有不正者乎。蓋天理自在人心。常自流行於人倫日用事物之間。當此心淸明之時。是非可否。原自不亂。應酬措施。動罔不臧。但恐操存之功或間。省察之念或疏。聲色貨利之見動於中。讒佞邪說之徒惑於外。一爲私欲所染。此心遂爲所蔽而不能祛。遂爲所累而不能遣。天理分數。從此日減。人欲分數。從此日熾。念慮紛馳。事理乖違。喜怒因而有偏。舉措因而失當。雖欲求一事之正。不可得矣。

學者潛心聖賢。寤寐往哲。須是析義理之微茫。窺道德之奧深。使古人有不見我之歎。方是善讀書者。

人生世間。必定要學。學不外致知力行。二者卻是終身學不盡的。人只以因循怠惰。就把日子都錯過了。到雨歇庭空的時節。止落得一箇碌碌庸人。與草木同腐。人若果能於一日之間。知其所當知。而不求其所不當知。行其所當行。而不求其所不當行。不要空閒了一時。這纔算得致知力行。這纔算得學。所以希賢者在是。所以希聖者亦在是。

尙父告武王曰。敬勝怠。義勝欲。孔子贊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二字。是古來帝王聖賢傳心之要。亦卽學者審端用力之地。蓋敬是嚴恭寅畏、心有所存主之謂。敬則萬善俱足。怠則萬善俱廢。義是宰事揆物、皆合天理之謂。義則理爲之主。欲則物爲之主。吉凶禍福。胥繫於此。人須是時時存養省察。使敬與義常爲之主。而不使怠與欲得以乘其隙而入之。則心自無不正。而事自無不當矣。

夫人當一室絃誦。功力旣深之餘。忽焉而意趣橫生。油然而不容已。忽焉而興致煥發。勃然而不可遏。在人固不知其所以然。而己亦莫能名言其所以然也。顏子之欲罷不能。孟子之理義悅心。景況正復如此。

昔之學者。尊朱子則背陸子。尊陸子則背朱子。今之學者。尊陸子者。欲引陸子而附於朱子。尊朱子者。並欲援朱子而歸於陸子。吾誠不解其意欲何爲也。

聖人無欲。賢人遏欲。庸人縱欲。

言者。心之聲也。多言則受累矣。故君子愼言語。飲食所以養人也。或過則足以害人。故君子節飲食。

黃東發曰。古說回者邪也。竊謂回非邪也。回乃入於邪之所自始也。人生平居何嘗不正不直。一旦禍福在前。計較之心一萌。卽爲回轉。若所謂枉尺直尋以濟目前者。不知正直之操一有回轉。卽入於邪。不可復返。自昔喪名敗節之士。如此類多矣。學者讀求福不回之詩。可以銘心而誓之終身也。

胡敬齋曰。爲學第一怕識見不眞。第二怕工夫間斷。識見不眞。則志向不能專一。功夫間斷。則義理無由純熟。若能眞知灼見。而加以不息之功。其於造道也何難。

朱子曰。輔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戶自守。卒就大業。可見聲利之易以惑人也。余方在仕途中。每誦斯言。以爲至戒。

朱子云。古往今來。多少聖賢豪傑。韞經綸事業不得做。只恁地死了的何限。夫天下至大。山林隱逸。賢良方正之士。或亦不乏也。須是大加搜羅一番。務使盡出而爲世用。其於天下國家之事。或未必無小補也。

親師取友。皆學者事。但師體貌嚴重。善學者。大約得朋友之力爲多。

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從來莫大之禍。皆起於一念之不忍。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是以君子當懲忿而窒欲。

鄭致遠初就學。晝夜誦中庸不息。父戲之曰。此篇句讀易讀耶。拱而對曰。讀書止於句讀。安用之。竊意聖人之道。在此書也。今之誦讀不輟者。止知科舉之在是。庸有知因書以求聖人之道者乎。

胡敬齋曰。容莊則心正。予謂心正則容莊。未有心不正而容能莊者。

馮少墟曰。做箇好人。心正身安魂夢穩。行些善事。天知地鑒鬼神欽。於此可見君子之所以坦蕩蕩。小人之所以長戚戚。

雖有窮兇極惡之人。必不樂居窮兇極惡之名。於此可見人性之善。荀子告子之誤。

仙家每稱飛昇。不知飛昇有何趣味。有何用處。而人每豔稱之也。縱使白日昇天。逍遙蓬島。於身心性命何益。於家國天下何裨。所以仙家之術。儒者不道。

變化氣質。必用困知勉行之功。

風俗因人爲厚薄者也。有君子之人。講明禮義以化導之。俗之薄者。可使之爲厚。若無人以化導之。俗之厚者。亦趣於薄。然人又因風俗爲善惡者也。俗之厚者。富人習於禮義。貧人守其勤苦。俗之薄者。富者流於放蕩。貧則習而爲非。是在移風易俗之君子。轉移而默化之。

誠敬雖是二事。其理實相因。誠則無不敬矣。敬則亦可以進於誠矣。誠是敬究竟處。敬是誠入手處。

世人每厭平常。喜奇異。而道無所爲奇異。中庸言君子之道。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是知庸者。古今之達道也。

薛敬軒先生謂千古聖賢之言。一性字括盡。竊謂千古聖賢之言性。一善字括盡。

陰邪小人。言足拒諫。智足飾非。論喜怒。不論是非。喜的時節。不難稱盜跖爲伯夷。怒的時節。不難毀伯夷

爲盜跖。人主不知而誤用之。烏有不受其害者乎

天地生人。無不與之以善。聖賢教人。只是與人爲善。

敬存於心。則不敢妄想。敬在於事。則不敢妄爲。凡妄想妄爲者。皆不敬之故也。

程子論學。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朱子又益之以反躬以踐其實。蓋知行並進。爲學之功。始得完全。

氣字原離不得理字。浩然之氣。配道義而出。從集義得來。若非用集道功夫。便是血氣。安得浩然。

財散民聚。原不是私恩小惠要結於民。故朱子有言。不是特地散財買人歸己。只是不私其有。人自歸之。而身自尊。此意最好。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虞廷之惟精。大學之致知。中庸之學問思辨。皆致知之事。虞廷之惟一。大學之誠正修。中庸之篤行。皆力行之事。而敬者。又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近守洛閩者。以此。遠尋鄒魯者。亦以此。此是千聖傳心之要。亦是後學希聖之方。

孔子之道。雖傳之顏子曾子子思。實至孟子而大發其精微之蘊。孔子只言仁。而孟子則兼言仁義。孔子只言知言。而孟子則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而孟子則道性善。且言情善而才無不善。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又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是孟子闡

明孔子之道。實能發顏子曾子子思之未發者也。是孟子之學。不獨有功於顏子曾子子思。而實上有功於孔子。下有功於後學者也。

信者。以實心存之。而無一毫之虛浮也。以實事行之。而無一毫之詐僞也。兼始終如一、內外如一說。

卽有生知安行資質。猶當下困知勉行功夫。德業方可成就。今學者以困知勉行的資質。卻欲用生知安行的功夫。以妄希逸獲。吾未見學之能進、德之能成也。

王魯齋曰。程夫子謂韓子之學華。朱子謂其做閒雜文字多。故曰華。然亦有些本領。大節目處不錯。有七八分見識。氣象正大。又曰。韓文雖千變萬化。卻無心變。只是不曾踐履玩味。不見到精微細密。學者以之資筆端發越義理可也。摹倣其所爲。則非朱子教人之意。

曹月川嘗言。爲人須從志士勇士不忘上參取。

中庸集註云。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此地須時時要愼。如念慮初動時。此衷先覺其眞妄。是意之初起處。固獨也。須嚴以防之。存其眞而去其妄。至事務交接時。亦有暗地自覺其是非者。是意之已成。亦獨也。須密以證之。是者從之。非者戒之。卽事物應酬後。亦有默默回想其中之是非處。是意之既往。亦獨也。須有挽回之法。使是者不鄰於非。而非者終返於是。此君子愼獨之法也。

朱子曰。讀五經。用功多。得效少。讀四書。用功少。得效多。朱子一生之功力。盡在四書。自有朱子之集註。而孔曾思孟之道。始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矣。

困學錄集粹卷之七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程子曰。性卽理也。是指在心之理而言也。若在事之理。則不可以言性矣。竊謂具於心之性。卽見於事之理也。

古今不過數聖人在天地閒。而綱常名教之大。歷千秋萬世而常存。古今亦止此數聖人在天地閒。而微言大義之垂。與日星河嶽而爲昭。

孟子所謂良知。卽張橫渠先生所謂天命。所知原無待於聞見也。格致之知。乃聞見之知。由德性之知而推之者也。陽明合而言之。誤矣。

程子曰。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張子曰。天授於人爲命。人受於天爲性。朱子註中庸首句。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從伊川也。謂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從橫渠也。從伊川。兼人物道理爲全。從橫渠。專責人身上。以二節三節專言君子體道之功也。

程子曰。治天下者。必先正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學聖賢者。亦當如是。

仁義禮智之性。謂之四德。此天之所以賦於人者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亦謂之德。此人之所以全乎天者

也。

薛敬軒先生曰。程朱外。諸儒性理雜論。尤當大著眼力。以辨其眞是眞非。又云。以世儒之論。折衷於程朱之言。其是非一見而判然矣。看來只折衷於程朱。便是辨其眞是眞非之要法。

讀書要得古人之心。且要因其文詞而得古人立言之意。孟子所謂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此眞讀書之善法。

性理二字。朱子曰。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凡仁義禮智忠信誠敬之類。皆性也。皆具於心者也。故曰在心喚做性。凡持己待人應事接物之類。皆事也。皆有一理者也。但理因事而見。故曰在事喚做理。人只要心裏常存一箇性字。事上常見一箇理字。則日用之閒。莫非道之所充周矣。

形上的道理。卽在形下之中。上達的道理。卽在下學之中。舍下學而求上達之理。離形下而求形上之道。愈求而愈遠矣。

理欲消長。一身之大防。道脈純雜。萬世之大防。一身之大防固不可以不謹。萬世之大防愈不可以不嚴。是非邪正固當辨。彌近理而大亂眞者。更不可以不詳察。

舉世皆遵理者。有一人不遵理。則不遵理者無以自容。舉世皆不遵理者。有一人遵理。則遵理者亦無以自容。舉世皆守法者。有一人不守法。則不守法者無以自容。舉世皆不守法者。有一人守法。則守法者亦無以自容。

人不可以不聞道。學者無向道之志則已。果有向道之志。便當立時奮發。定其趨向。時時用力。不可一刻放過。如呂新吾五十始謀道詩曰。從今便立志。打起眞精神。半世雖已過。猶爲半世人。此五十歲立志。便從五十歲用功。今日學者三十歲謀道。卽從三十歲用功。四十歲謀道。卽從四十歲用功。警省奮勵。不爲他物所搖奪。日積月纍。久而彌精。其於造道也。何難之有。卽至六十歲謀道。七十歲謀道。便從六十七十用功。豎起脊梁。踏定脚根。止是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終亦必有見道之日。是一生皆有立志之日。卽皆可聞道之時。亦顧人之自待何如耳。若悠悠忽忽。庸庸碌碌。除衣食之外無餘事。只是空來世上走了一番。豈不可憐。

理路直捷。欲路邪曲。從理則光明正大。從欲則昏暗曖昧。所以君子心逸日休。小人心勞日拙。

惟木從繩則直。惟事合理則順。

事不詭於正道。言必衷諸六經。

事事循道理而行。添一分不得。減一分不得。蓋道不可過。亦不可不及也。

讀孔子兩箇如之何。知天下無難處之事。讀孟子三箇必自反。知天下無難處之人。

朱子曰。理學最難。可惜許多印行文字。其閒無道理底甚多。雖伊洛門人。亦不免如此。如解中庸。正說得數句好。下面便有幾句走作無道理了。不知是何如。文字須是見得道理分曉。方纔會好。前面數句說的好。是他見道理處。下面有幾句走作無道理了。便是見得道理不分明。故學者讀書。須是處處體認

得道理眞。文字自不走作。

人心是形氣之私。知覺運動之心。感於物而發者也。道心是義理之正。可以爲人心之主宰。而人心據以爲準者也。

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但人心能以道心爲主。則人心皆道心矣。雖下愚。不能無道心。若道心一爲人心所使。則道心卽人心矣。

知止者。由學問思辨之功。以造到極深研幾之地者也。蓋格物致知功夫。已到十分盡處。

體是理一。用是分殊。忠是理一。恕是分殊。大德敦化是理一。小德川流是分殊。

論一時盛衰之勢。則正不勝邪。論千古是非之公。則邪不勝正。

朱子曰。某生平得力在大學一書。看得大學一書熟。以後看書。便不消費力。把大學作箇綱領。便知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誠意正心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如滿屋散錢。一索貫去。曾子平日是篤實之士。於聖門獨得其宗。其知一貫有自。而闡明聖學之統者。爲功不小。又云。大學是一箇閒架。明德新民止至善其綱領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其條目也。學者能讀得一部大學熟。再讀論孟。再讀中庸。則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內聖外王之學。明體達用之道。一以貫之矣。

天下事。道理自有一定。苟能見得到時。人定眞能勝天。其委於天者。皆因人事之未盡。

蔣西章生日自誓曰。自今生日爲始。只如脫胎換骨一番。從前弊習舊汚。悉於昨日止。等諸隔世。從後德

業新造。卽於今日起。另闢乾坤。出凡入聖。日就月將。萬不許再墮俗坑。負天地父母生成之恩。學莫先於立志。未有無志而能有成者。觀西章自誓之言。思過之錄。可謂有志者事竟成。

所志者遠。則近者不足爲。所見者大。則小者不足計。

明道先生似孔子。有溫厚和平氣象。伊川先生似孟子。有泰山巖巖氣象。

學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全夫人之量而已。朱子曰。學、效也。未能周公。便效周公。未能孔子。便效孔子。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學者從此學之。正所謂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者也。

守先王之道。則前聖由我而繼。待後之學者。則來世由我而開。此身何等重大。豈可稍自暇逸。以自小其量。

居官者。須茹蘖飲冰以存心。正大光明以行事。精勵敏捷以勤政。甘雨和風以宜民。斯事治而人悅矣。不然。敗檢不肖者。笑罵貽羞。碌碌無能者。草木同朽。

是非亦何定之有。深者見深。淺者見淺。有今日見以爲是。昨日之所見爲非矣。明日之所見爲是。今日之所見又非矣。且有此之所見爲是。而彼之所見爲非矣。亦有彼之所見爲是。而此之所見爲非矣。總之是非之無定者。必求其眞是而是之。中有深淺者。必求其精。則每見必有新得。而學日益矣。

程長年曰。舉世都被王陽明騙過。他卻從參悟中來的。他平生極是詭譎。詭譎二字。陽明之事功蔽之矣。

學術亦蔽之矣。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人之爲學。只此成法而已。姚江一派。啓口便說顏之卓立、曾之一唯。至於博文約禮。則又云但可謂之弗畔。而不可謂之知道。於孔子教人之成法。合乎否乎。

知之次也。蓋夫子之謙辭。爲良知之說者。遂以聞見爲次而不足事。然則好古敏求、思不如學之言。豈盡欺人乎。

世人有志於學者少。嘗言儒門澹泊。收他不住。然一種世味澹泊之人。卻又不喜務學。多向別路去。蓋儒門緊嚴。人不耐檢束。樂於縱肆耳。

延師教子。須擇老成之士。有品行。有學識者。方能造就得子弟。今之蒙師。固已不擇其人。至習舉業者。又皆一輩浮薄少年爲之。且未論古昔盛時。恐近在四五十年以前。此等人爲子弟。尚將見黜於師長。今以之爲師。其年過四十者。卽以爲老邁過時。而鄙棄之。父兄之教如此。如何心術不日壞、人才不日喪。

姚江良知二字。特其借用名目。其意只欲做成直捷徑情之說耳。因孟子有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之語。故借之作證佐。實未嘗服膺孟子也。

禮記。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分明秦漢閒語。在三代盛時。從未有許友以死之說。春秋時。方有之。至戰國方盛。荊軻聶政。其最著也。秦漢閒諸儒。必是見有許友以死。而父母失所者。故爲之說。豈知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君子固終身是心。何分於父母之存沒也耶。

佛氏之教行。將天地間多少有用之人。化爲無用。將天地間多少有用之物。化爲無用。堯舜之世。豈能容之。

朱子精微。象山簡率。薛胡謹嚴。陳王放曠。今人多好象山。不樂朱子。尊陳王。詘薛胡。固因人情便簡率而苦精微。樂放曠而畏謹嚴。亦緣百餘年來。承陽明氣習。且家有其書。士人挾册。便已淪浹其耳目。師友之論。復錮其心思。遂以先入之言爲主。雖使閒讀程朱之書。亦只本王陸之意。指摘其短長而已。誰復能虛心篤志。求所爲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者。此種習尙。不能丕變。竊憂生心害事之禍。未有艾也。

或謂宋人講學。而文章遂不逮於古。予則謂文章莫盛於宋。以載道也。非道而何以爲文乎。此宋文之所以超邁漢唐也。方正學先生云。宋文可追並兩周。其言不足信乎。

朱子與呂伯恭纂集近思錄成。因不見道體之本原。故以太極圖說爲首卷。然又以太極圖說。初學未易通曉。反似遠思錄而非近思錄。故朱夫子又教人讀近思錄。當從第二卷讀起。讀至末卷。然後翻轉來再讀首卷。由淺以入深。則有可入之機矣。

遇有災傷。以招誘米販爲要。知會各關米船到關。只收正稅。免其雜項使費。米船到地方。不許光棍擅自邀阻、勒索牙錢使費等項。須選有德行紳衿耆老。令不時在米販住泊之所。查察料理。務使客販得利。則源源而來矣。

胡敬齋云。朱子註參同契陰符經甚無謂。引人入異端去。又讀朱子答蔡季通書曰。參同契。一哥已下手刻版矣。轉看轉曉不得。又似非朱子所註者。學者於此。不可不詳考也。

張楊園曰。復古本大學。是姚江一種私意。大指只是排黜程朱。以伸己說耳。是知凡以古本大學爲可從者。皆姚江一派也。蓋大學一書。經程朱改定。聖賢道理。已昭若日星。以古本爲言。非欲畔程子。又何謂耶。

諸湛庵曰。陳剩夫爲學之要。見得敬字親切。實下功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於一。靜而主於一。則靜所有養。而妄念不作。動而主於一。則動有所持。而外誘不奪。

古者祭必用幣。猶人相見。有贄以爲禮。非利之也。後世廢幣帛。而用楮錢。是以賄交於神也。

蔣西章曰。學者志不立。每曰世趨日下。正學難行。不知道無今古近世。此道既孤。士君子益當以身任之。維持聖教。越要在難立之時。立得住。方見豪傑有功聖門。其高卓更有加於吾道大行、理學昌明之日者矣。又曰。一日之間。有許多危險關頭。心一放。便墮下去了。又曰。若說道不可行。學不該講。則是文廟可毀。四書五經可焚。何爲而崇祀日盛、傳誦不已乎。議論最爲警策。可破學者推諉因循之弊。

古來大聖大賢。只認得一箇是字。故能大有所成就。

道德之士。樸素無華。彌見其高。庸俗之子。錦繡彰身。適增其醜。人奈何不求性分之富貴。而求世俗之富貴乎。

天下最無用者無志之俗學。因循之庸夫。

既在天地間做箇人。便要成箇人纔好。自己思量。還是要做聖人賢人。還是要做庸人俗人。

人在天地間。居三才之一。原自不小。做一時一世的事。便是一時一世的人。做千秋萬古的事。便是千秋萬古的人。誰得而限之。

汪雲龍生孫。知其有立也。曰。富貴非所期。惟期汝能讀書爲聖人之徒焉。斯已矣。因命名曰學聖。可謂知所重矣。

人要處處討好。將來必流於鄉愿。蓋不爲不善之所惡。必不能爲善者之所好。若既欲爲善者之所好。又欲爲不善者之所好。非鄉愿而何。

宋儒以漢儒爲訓詁者。以其無身心體驗之功也。至程朱講書。纔教人存誠主敬、格物致知。從身心性命上實在做工夫。學者生程朱之後。實爲大幸。不患無從入之路。只患無眞實之功。

今人只汎言不要錢。而不知衷之以道義。孟子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又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又曰。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凡辭受取與。當以孟子爲法。

論人品。當取先儒長處以決趨向。論學問。兼要知先儒錯處以定從違。非苛責也。正恐辨之不明。以致貽悞後人。

爲人臣者。必有所不爲。而後可以大有所爲。爲人君者。必能使其臣有所不爲。而後可責之以大有所爲。

大學中庸。原在戴記之內。自王堯臣中狀元。宋仁宗以大學賜之。呂臻中狀元。宋仁宗以中庸賜之。已開四書之端。程子乃取魯論孟子合爲四書。而孟子一書。司馬溫公不能無疑。盱江李氏且恣意譏之。迨朱子集註出。而後世學者始知所尊守。是程子之合四書。與朱子之四書集註。皆大有功於前聖。大有功於後學。千萬世不可泯滅者也。

世人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紗帽。此乃江南韓熙載也。尙有當時所畫。題誌甚明。熙載謚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爲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豐中。以退之從享文宣王廟。郡縣所畫。皆是熙載。後世不復可辨。退之遂爲熙載矣。古人多用畫像。程夫子以畫像若有一鬢一髮不相符合。卽是他人。故只用木主。蓋愼之也。

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蓋在上爲好尙。在下卽爲風俗。上重學。而天下之人羣趨於學矣。上重廉。而天下之人羣趨於廉矣。上重節義。而天下之貪鄙者消矣。上重恬退。而天下之奔競者絕矣。

性理爲道理之本原。通鑑乃法戒之成規。讀性理而不見道理。讀通鑑而不知法戒。與不讀者何異。

崔後渠曰。端吾貌。正吾言。人斯敬之矣。非人也。吾自敬也。怠吾貌。易吾言。人斯慢之矣。非人也。吾自慢也。此與孟子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同意。

學者當學樸實人做工夫。方有實得。宋之尹和靖。元之許魯齋。明之胡敬齋。皆質過其文。行過其言。實過

其名。從此三人學去。再不得差。

守令之賢否。每視乎上官之好尚。上官如以清廉爲賢耶。有司誰不勉爲清廉者。如以貪婪爲賢耶。有司誰不化爲貪婪者。大吏之關於地方也。重矣哉。

陳清瀾之學蔀通辨。張武承之王學質疑。應潛齋之王學考。皆大有功於朱子。大有功於後學。學者不可以不讀。

王魯齋先生曰。今之讀書者。晨窗向白。執編而長哦者。科舉之文也。夜鐙欲涸。掩卷而紬繹者。科舉之文也。書非不讀也。而讀非其書。及其一第也。神疲力瘁於簿書期會之中。心飛夢繞於富貴榮達之地。書則不暇讀矣。爲士而讀非其書。爲吏而書不暇讀。善何時而明。初何時而復。天之所與我者。至尊至貴。則舉而棄之。豈不可哀也哉。嗚呼。驚雷破柱。萬類扶蘇。世之聞先生之言者。何昏昏而無扶蘇之日歟。

陸稼書四書大全。恪遵程朱。不可不看。其困勉錄。未經手定。所載之說。不能盡純。學者不可不知。

朱子於大學釋明德。曰。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於論語釋學字。又曰。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總是天命之初。渾然至善。學者不過明人性之善。復其本然之初而已。

夫子開口說一箇學字。朱子既以復性解之。而於全章後又補出學之正三字來。正恐學者錯走了路頭。

學之正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曾思孟周程張朱是也。外乎此者。皆異端也。所以能時習而說而樂而不慍者。皆以其學之正也。若學之不正者。又焉能有此景況乎。

曾子之聞道。在一貫。曾子之用功。在忠恕。學者欲聞一貫之道。須用忠恕之功。

陸稼書先生閱理學宗傳。因歎近來南方有一黃藜洲。北方有一孫鍾元。天下學者。多被他教得不清不楚。惟其學純。故明辨如此。

辛復元先生品行精粹。學問醇正。薛文清而後。山右一人也。

丁文恪公與友人書曰。吾人站立須有地步。此後從違取舍。便成破竹之勢。此先生之格論。行己之奧樞也。

吾道甚淡甚苦甚寂寞。然淡而有不淡者存。苦而有不苦者存。寂寞而有不寂寞者存。人能於淡處而得其不淡。於苦處而得其不苦。於寂寞處而得其不寂寞。方可稱眞正學者。方可造聖賢地位。

詩曰。思無邪。禮曰。毋不敬。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皆是學者最親切用功夫處。

謝上蔡先生曰。窮理只是尋箇是處。朱子說須是於其一二分是處。直窮到十分是處。此窮理之要也。

闕疑是讀書之法。強解則鑿矣。漢儒說經。皆從鑿處差去。

王魯齋先生曰。堯舜。吾知其爲帝也。禹湯文武。吾知其爲王也。皋夔稷契伊傅周召。吾知其爲賢也。吾何從而知之。以吾夫子之書而知之也。夫子聖人也。前聖之相傳。至吾夫子而止。後學之取信。亦至吾夫

子而止。唐虞之上。三皇五帝之有無離合。吾不得而信也。出於吾夫子之言。吾之所信也。其或出於諸子百家之書。非吾之所敢信也。竊謂孔子以前之書。當取信於孔子。孔子以後之書。當取信於程朱。程朱之學。孔子之學也。出於程朱之言。吾之所信也。其或出於陸王異端之言。吾之所不敢信也。後之學者。尙其審所趨哉。

靜觀萬物之理。靜涵動也。動順萬物之情。動主靜也。時而靜也。而動之機未嘗息。時而動也。而靜之理未嘗忘。

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故學莫先於存心。存心莫要於主敬。

先儒所謂且敎靜坐者。謂心下熱鬧。卽看道理不出。所以要靜坐。養得此心湛然虛明。方好應事接物。不至差錯。若面壁靜坐。斷絕思慮。是寂滅其心也。豈聖賢存養之謂。

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而後人猶譏之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眞。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甚矣學之貴於知道也。文之貴乎能載道也。學者可不審所重輕。而漫以文自矜哉。

陸稼書先生校對考亭淵源錄。第十八卷內。有載告郭友仁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之說。先生謂郭是從禪學入門者。恐此所述未必確。用功如何可這樣限定。又校至二十卷。有載劉蒿叟欲做虛靜功夫。朱子與言李延平敎人靜坐之不然。先生謂觀此益見郭所述未確。予亦謂大禹惜寸陰。半日靜坐。豈不荒廢半日工夫。朱子必無此說。

惜陰錄曰。大學乃曾子一生尊聞行知、念念不忘者。門人熟察得其意。故記爲傳。想亦子思流也。戴氏逵云。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帝王之道失墜。作大學以經之。作中庸以緯之。可知學庸二書。皆出子思之手。朱子注大學曰。門人記之。豈曾子之門人。猶有過於子思者乎。

朱子曰。易大槩欲人恐懼修省。今學易。非必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只平居玩味。看他所說道理。於自家所處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孔子所謂學易。正是平日常常學之。想見聖人之所讀。異乎人之所謂讀。想見胸中洞然於易之理。無纖毫蔽處。故云可以無大過。觀朱子之言。知易非特爲卜筮而設。惟時時讀之。則時時恐懼修省。臨事占之。則臨事愈加恐懼修省。夫子之所謂可以無大過者以此。

王魯齋答葉通齋曰。集家語者。固出於門人弟子也。於家語中集其精粹而爲論語者。疑子思也。尊兄亦以爲恐或有之。止是其下一必字。太死煞耳。尊諭曰。非子思所著。亦明矣。然某未嘗言爲子思所著也。集字與著字大不同。集者。合衆人之所長。著者。明一己之所見。或恐高明偶未見察。某所謂著書自子思始者。指中庸而言。非謂家語也。愚謂中庸固爲子思之書。而大學亦成於子思之手。朱子曰。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曾子之門人。有過於子思者乎。況大學中有曾子曰。先儒以論語有有子曰曾子曰。遂以論語爲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夫有子之門人。未聞有著名者。而曾子之門人。舍子思其誰乎。今觀魯齋之言。是論語亦成於子思之手也。子思之有功於前聖。有功於後學。莫有大焉者

矣。

劉文烈公曰。四民之中。士爲首。磨勵之術。士爲先。離經叛道者黜。而經術重。巧躐速化者擯。而德行出。此眞勵世磨鈍之至要也。安得賢士大夫秉正嫉邪。而一爲之倡乎。

講學所以明道也。借講學之名。而主持陸王以亂道。吾不知其何心也。

太極圖說。前言天之太極。見得天理之本然。後言人身之太極。見得人事之當然。能盡得人事之當然。便至乎天理之本然。所以胡敬齋說天人之理雖一。而天人之分則殊。天做天的。人做人的。各盡其分。而吾之理。則天之理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天做天的。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應酬事物。各得其所。是人做人的。夫人卽是那天命不已乾道中來的。吾之性。卽是那各正性命的天命之性。盡在於我。無毫髮少欠。若存得吾心。養得吾性。則天命全體渾具於中。發而應事。各得其所。天與人亦流行而無閒矣。故程子曰天人本一。言合天人。已剩著一箇合字。

陳伯玉領鄉薦。宗黨榮之。公曰。科目何足矜。當爲眞孝廉。以無忝所生。嘗斗室抱吟。盱衡當世。見民心離散。儲糈匱竭。恆咨嗟歎息。謂苟出而圖吾君。必竭力致身作一番實落經濟。彼全軀保妻子者何爲。後成進士。其雄才大略。忠肝義膽。照耀人耳目。一時諸公。羣推其學爲經世。志在匡時。

時遇災荒。賑粥不若散米。蓋一人之粥。止可食一人。若散米。令拾野蔬攙和食之。則一人之米。卽可食二人。於窮民更便。但賑粥之弊少。散米之弊多。

君子之仕也。以慈祥愷悌爲本。所在無赫赫名。既去而人思之。

劉文烈公曰。士所尙惟志。志趣定。何論山谷。何論市朝。何論早售。何論晚發。抱此素心。與墳典丘索爲寤寐。虞夏商周相往來。則一室之中。儘可與天地萬物同寥闊。文烈公具此胸襟。自無入不得。其於禍福生死。何足以動其心乎。

程子曰。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惟堯舜之心至今在。所以堯舜之人至今在也。學者存堯舜之心。卽能爲堯舜之人。雖幾千年可也。彼長生久視之說。無論不可求。不當求。正亦不必求也。

讀大學。當識一明德字。讀中庸。當識一誠字。讀論語。當識一仁字。讀孟子。當識一性善字。從此體貼。方有得力處。

高孔垣爲五臺令。淸介強毅。嘗自署曰。爲國計、復爲家計者天災。從己心、不從民心者人禍。此可謂高出流俗。然去大學之教。猶有閒也。大學之教。一家仁。一國興仁。而何家與國之分。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而何己與民之別。

惟仁義是崇。非堯舜不陳。是孟子善承前聖處。夜氣醒幾希之脈。雞鳴嚴善利之閒。是孟子喚醒後學處。

子思言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子思言誠之者人之道。孟子曰。思誠者。人之道。子思言至誠盡性。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子思言其次致曲、曲能有誠。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子思言潛伏言屋漏。孟子言夜氣。言雞鳴。此是孟子受業於子思。得其眞血脈處。

性屬理。心屬氣。理無形影。而氣有清濁。心又是氣之最精爽處。故能具衆理而應萬事。

王仲復曰。心以虛靈二字言。則虛是體。靈是用。以虛靈知覺四字言。則虛靈是體。知覺是用。分晰體用處最精細。

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主一只是做這一件事。心便專在這一事上。如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便心下千頭萬緒。總要內邊不胡亂思想。外邊不胡亂做事。則自然能敬。

宋元閒。族長主祀事。至明則宗子主祀事。稱謂宗子之賢者。自應主祀。或宗子不能主祀。用族長主祀亦可。若用族長之賢而有職者主祀。更爲妥當。

一主敬。則身心有所收束。做事皆有精彩。一不敬。則身心便無著落。諸事俱至廢弛。

御善良當以寬。則人知所勸。治強暴當以嚴。則人知所懲。

義禮者。居家之本也。貧賤之家。恪守義禮。其興也勃焉。富貴之家。不守義禮。其衰也可立而待矣。

明道先生曰。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明道先生謂爲不雜者。或不雜於異端乎。由愚觀之。不雜者張子厚一人而已。邵堯夫自私自利。類於佛家。與吾儒之幼學壯行者異矣。飄逸脫灑。類於仙家。與吾儒之憂國憂民者異矣。伊川先生亦云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安得謂不雜乎。若司馬君實篤學力行。而致知之功未至。尊揚而疑孟。則是非之不辨也。帝魏而寇蜀。則邪正之不分也。又烏得謂不雜乎。故謂不雜於異端。則可。謂於聖賢之學不雜。恐猶未也。

馮少墟曰。志伊尹之志。須從一介志去。學顏子之學。當自四勿學來。此語見得極眞。

論語辨別君子小人處甚多。或言心術。或言品行。或言行事。將論語中論君子小人者類聚觀之。其言心術。可以考自己之心術。亦可以觀他人之心術。其言品行。可以考自己之品行。亦可以觀他人之品行。其言行事。可以考自己之行事。亦可以觀他人之行事。如泛然看過。便無取益處。

愼獨註。朱子又添審幾二字。幾字。卽周子幾善惡之幾。幾者。善惡分界處。亦君子小人分界處。由一念之善幾。推之至於無不善。便是君子路上人。由一念之惡幾。推之至於無非惡。便是小人路上人。君子小人。只在此分途處。審字。有嚴加辨別之意。辨別得是善幾。便加意擴充之。辨別得是惡幾。便痛加克治之。務使善日長。而惡日消。方全得愼獨之意。

誠意爲善惡之分途。誠意則爲善。不誠則爲惡。先儒所以謂誠意爲善惡關。又謂之誠僞關。

是曰是。非曰非。可曰可。否曰否。邪曰邪。正曰正。此靑天白日、正大光明之景象也。近世學者。每不樂分別是非可否邪正。必欲渾而同之。吾不知其何說也。

陸稼書先生作太極圖說。大旨謂不在明天地之太極。而在明人身之太極。此等議論。有功於周子不小。

朱子大學序。大學之書。學字是學問之學。古之大學。學字是學宮之學。曰。古之大學。教人之法。則非孔子之言明矣。又曰。三千之徒。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所以謂大學爲曾子之書也。范香溪曰。子思之學。見於中庸。又見於孔氏之遺書。似曾子之書。實成於子思之手。蓋子思接曾子之傳。而曾子

之門人皆未有過於子思者也。謂大學不成於子思。而成之者。將誰與歸乎。

爲姚江之學者。曰學蔀通辨書。乃在朝大老授意於陳清瀾而成之者也。夫著書亦論其是非耳。著書之人。亦可不問也。況究其授意之人乎。若以學蔀通辨爲有所授意而爲之。不知張武承之王學質疑。應潛齋之王學考。又誰實使之乎。

朱子之學。出於延平。延平之學。得乎楊羅。朱子格致補。傳以爲竊取程子之意。而不及乎延平。蓋儒者之學。以聖賢之道統爲重。不以師弟之授受爲據也。

二程夫子最爲朱子所尊信。而二程夫子所解四書。朱子所改正者。不啻大半。大凡前人之說。有未妥者。不妨從而改正之。前人之說。有未明者。不妨暢快言之。此爲發前人之所未發。前人當必得我而快意焉。此朱子之大有功於前賢。大有功於後學。故至今學者稱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無異孔子集羣聖之大成。並未有議朱子改程子之說以爲非者。蓋理惟求其一。是道理者。天下萬世之所公共也。學以講而後明。朱子之書。其中或有未定之論。及門人從旁竊記之訛。後之學者。其所講論。或有補於朱子之所不及。朱子之所未備。即所謂發朱子之所未發。而朱子亦必快意於我之有斯言。又何嫌乎。即如朱子四書集註。朱子日日改。月月改。年年改。至大學誠意章。爲朱子絕筆。則大學誠意章以後。及中庸論孟。朱子之所未及改者。正多矣。朱子嘗曰。文字頻改。則愈佳。又曰。不用某許多功夫。亦看某的不出。不用古聖賢許多功夫。亦看古聖賢的不出。又自笑云。那得箇人如此著述。後之學者。果能用朱子許多

功夫。並用古聖賢許多功夫。終日讀。終日講。終日改。是朱子之所心許者也。而其人我則未之見也。人生何必三公。胡敬齋一布衣也。而從祀孔廟。千古不磨。彼志於富貴者。當時則榮。沒則已焉。豈可同年而語。

困學錄集粹卷之八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陸稼書先生云。象山陽明景逸念臺。皆是收拾精神一路功夫。但象山主靜。陽明則不分動靜。景逸主靜。念臺則不分動靜。象山陽明竟不要讀書窮理。景逸念臺則略及於讀書窮理。象山陽明指理在心外。景逸念臺則指理在心內。究竟實一樣。先生議論四家之學。於分合處皆見。非天下之至明者。孰能與於此。

張武承曰。先惟精。後惟一。先擇善。後固執。萬古聖學。止此定本。大學之格致誠正修。孔門之博文約禮。皆此意也。數語簡切明透。非先生不能道。

從心體上求知。虛而無憑。從事物上窮究。便實而可據。

陸象山曰。六經皆我註脚。陸稼書先生云。率天下之人而禍六經者。必此言也。正朱子所謂以意捉志而非以意逆志也。讀書者。貴乎以我之心體貼聖賢之理。若象山則硬使聖賢之書來從我。此其所以爲學者之害也。

靜者。念之所起。只在至善。不於至善之外。妄動一念。故靜亦靜。動亦靜。

耿逸庵曰。吾身之有心。猶天之有日。日者。天之陽氣。心者。人之神明。天以陽氣生萬物。吾人以神明宰萬

事。陽氣不著之地。則物便抑鬱而不暢遂。神明不照之處。則事必差錯而不恰好。故須常常存養此心。如日之光明。萬事萬理。無不洞徹。則大本立而達道行。此作聖之本也。此說在逸庵集中。是極精粹者。故特表而出之。

曹月川先生曰。孔子安於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非曰樂仁。仁之中自有樂也。故曰仁者不憂。不憂樂也。尋孔顏樂處者。舍仁何適。

問孟子乃若其情情字。非才之罪才字。何以分別。馮少墟曰。如齊王不忍觳觫之牛。便是情之善處。既不忍其觳觫。又不可以廢禮。遂想出以羊易之之法。便是才之善處。少墟此說。發揮情字才字。使人當下了然。可謂能達其辭。

學者當未見道時。且學遷善改過。

處世當如行雲流水。隨所寓而安。爲學須是朝乾夕惕。德與年並進。

邵康節先生云。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郛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心者。性之郛郭。此語精甚。可破心卽理之說。

陸稼書曰。王陳之崇祀。不過明季一時之制。原未可爲萬世定論。正賴儒者討講。以備禮官之採擇。往者荀況揚雄之徒。皆嘗濫入兩廡。俱賴諸儒議論。得以改正。我輩未有議禮之任。雖不可過爲激論。涉於橫議。然豈可便置而弗問耶。願斯世共思陸先生之言。

三綱五常。天下元氣。世間不可一日而或無。人心不可一日而或忘。

或問。古今有學儒而其人非者。有學佛而其人是者。何也。曰。學儒而其人非。是其人非也。非學儒之過也。有學佛而其人是。是其人是也。非學佛之效也。昔人有誤服砒巴而生者。亦有傷食五穀而死者。豈砒巴能生人。而五穀死人哉。學儒而其人非。學佛而其人是。當作如是觀。

楊道夫問坡公苦與伊川相排。不知何故。朱子曰。他好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將。卻恐他來檢點。故恁地詆訾。竊謂坡公之無忌憚。自禪家之呵佛罵祖來。

程子曰。陰之道。非必小人也。其害陽。則小人也。其助陽成物。則君子也。利非不善也。其害義。則不善也。其和義。則非不善也。非一部易理爛熟胸中。不能有此精粹語。

殷浩清修。一籌莫展。汾陽奢靡。身係安危。此左袒奢靡之言。殷浩一籌莫展。是生來才短。非清修之過也。汾陽身係安危。是生來才高。非奢靡之故也。論人者。因汾陽奢靡。而遂少其再造社稷之績。固不可。因浩一籌莫展。而遂以爲清修之不足取。尤不可。

薛子敬軒過洛陽。諸生迎於道左。請入桃林之草堂。設席拜焉。曰。願聞一言以爲教。曰。吾何知哉。子諸士皆河洛之產也。朱光庭挹春風於伯淳座側。游酢楊時立雪於正叔之門。皆有得焉。今兩程雖往。而其教固在也。如追思而儀型之。則雖不親炙。亦若會於一堂矣。奚必他求哉。卽是言求之。兩程何嘗往哉。聞其教。卽見其人。特無如精神意氣不相通。故於誦讀閒當面失之耳。

世間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可謂勞矣。

胡敬齋先生曰。今世有一等學問。言靜時不可著箇操字。以何思何慮爲主。所以流於老佛。靜時若無箇操字。是中無主。悠悠茫茫。無所歸著。若不外馳。定入空無。此學所以易差也。竊謂靜時操心之法。卽程子主一無適之謂。

羅整庵先生曰。禪家所見。只是一片虛空曠蕩境界。凡此理之在吾心。與其在事物者。竟不能識其至精至微之狀爲何如。而顧以理爲障。故朱子謂禪家最怕人說這理字。誠切中其病矣。此儒釋分界處。學者不可不知。

王忠肅公爲吏部尚書。忠清爲英皇所任信。仲孫以蔭入監。將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可登第。吾豈忍蔽之哉。如汝誤中選。則妨一寒士矣。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幸冀非分邪。裂卷火之。凡世宦人家。皆當三復斯言。

或問君子之道何如可以常行。曰。去四蔽。用四正。則可以常行矣。見賢不能親。聞義不能服。當亂不能正。當利不能節。此之謂四蔽。道不正不言。禮不正不行。文不正不修。人不正不見。此之謂四正。

徐勝力言辨別異同是教者事。不是學者事。稼書先生謂此言大非。若止作一場說話。教者亦可不必。若論實用其力。舉足便要辨路徑。如何可不辨。竊謂大學致知之功。惟求得一箇是字。豈可以教學分爲二事。徐氏之言大非。故陸先生辨之。

孔子言述而不作。此道統所傳也。故自孔子以來。接其統者。皆以善述爲德業。孔子删定纂修。六經賴其表彰。是孔子善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者也。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又曰。由堯舜至於湯。由湯至於文王。由文王至於孔子。而皆賴有見知聞知。是孟子之善述孔子。以善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者也。程子表彰四子之書。朱子因爲集註。是程朱之善述孔孟。以善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者也。今人不務述而務作。而其所作者。或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豈其才識學問。遠過乎孔孟程朱。而其所作者。能高出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之上者乎。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卒不可易。而才識學問。又未必如孔孟程朱。乃不務述而務作。亦見其惑也。是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也。是程子所謂無用之贅詞也。則亦何益之有哉。

朱子語類。問涵養又在致知之先。曰。涵養是合下在先。古人從小以敬涵養。父兄漸漸教之讀書識義理。今若說涵養了方去理會致知。也無期限。須是兩下用功。也著涵養。也著致知。蓋能居敬。則窮理功夫日益密。能窮理。則居敬功夫日益進。二者須齊用功。方能互相發也。

有物卽有理。物外無理。故格物卽所以窮理。有理方有知。理外無知。窮理卽所以致知。外物而言理。外理而言知。則流於頓悟。而非吾儒之所謂知也。

近見講學家。有揭格物爲宗旨者。予謂可以不必。且非爲學之全功。朱子論爲學功夫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三者不可缺一。獨揭格物爲宗旨。成甚學問。

人是不容易做的。做一日人。要撐一日世界。若世上少此人亦不得。這纔是天地間不可少之人。實不是容易發的。說這箇話。要明這箇道理。若世間少此一言也不得。這纔是天地間不可易之言。不然。世盡人也。焉能爲有無乎。人盡言也。何足爲重輕乎。

世間所當爲之事。計不得一毫利害。纔說從容商量。便不是。既做職分內的事。容不得一些推諉。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

高景逸劉念臺皆不敢復指心爲性。但心性之辨雖明。亦不過謂心爲氣而性爲理。心之中有性。而性非卽心耳。其欲專守夫心。以籠罩夫理。則一也。

世道之盛衰。視乎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視乎學術之晦明。張橫渠先生曰。知道者多。則道大明。吾不能不有望於今之學者矣。

勿做心上過不去的事。勿萌事上行不去的心。

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仁義禮智之性也。以其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也。今乃不以仁義禮智爲性。而以血氣爲性。則失其性之本然矣。不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情。而以私欲妄念爲情。則失其情之本然矣。失其性之本然。尙可以爲性乎。失其情之本然。尙可以爲情乎。失其性情之本然。尙可以爲人乎。

自己無骨。一身肉都是人家的。如何站立得住。

格物卽窮理也。不曰窮理。而曰格物者。蓋從懸空中揣摹道理。則虛而鮮據。從事物上件件理會。尋箇是處、則實而可憑。此聖賢之學。所以與二氏之明心見性不同也。

陸稼書先生校對高忠憲年譜。見其與管登之辨云。以覺包理。則理乃在外。又云。謂氣在虛空中。則是張子所謂以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虛是虛。氣是氣。不相資入矣。先生云。此條大可理會。大抵梁谿一派。看得性儘明白。卻不認得性中條目。後又閱其靜坐說。乃知高子所謂性體。亦是指心。實大異於程朱也。其不欲以覺包理。特欲自伸其見耳。先生可謂深知梁谿之學矣。其評論甚當。先生以前無人敢發此論。

人生在世。當爲天地間所不可少之人。既要爲天地間所不可少之人。必要實見得此道爲天地間所不可無之道。此學爲天地間所不可無之學。必要主持斯道。擔當斯任。直見得此任甚重。此道甚遠。既不能旁貸。又無可推諉。必以身任之。勇往直前。方做得天地間一箇人。

夫人顧自待爲何如耳。苟欲爲百年之人。則亦百年之人已耳。如不欲爲百年之人。則必欲爲千年之人。不欲爲千年之人。則必欲爲萬年之人。然欲爲千年之人。必有可傳於千年者。欲爲萬年之人。必有可傳於萬年者。自待顧不重哉。

人若不立必爲聖人之志。雖有顏孟之聰明。也不濟事。

汪星溪曰。伊川云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爲有準的。佑則以顏子深潛純粹。默識心融。

學之難理會其氣象。惟學曾子爲有準的。曾子忠信誠篤。仁孝無間。學之進寸獲寸。進尺獲尺。爲有準的也。此論體認最爲親切。得下學上達之旨。

或謂周濂溪以太極圖授二程。二程終身不以示人。以無可授之人也。不知二程雖不以示人。而其發之於言。見之於行。著之於書者。無非太極也。蓋太極圖只是一箇理字。二程夫子所言所行所著之書。無非理也。卽無非太極也。

羅整庵認理氣爲一物。予謂理寓於氣。氣具夫理。謂爲一物。與陽明心卽理之說何別。

克去己私。形色化爲天性。則此中湛然純一。便是仁。因物成就。使各得其所。則知明而處當。便是知。

學至於不愧女子小人。始可言學。

朱子答鄭景明曰。讀書且漸就易曉處。求一入頭下手功夫。且讀且行。則久之自有見矣。予謂且讀且行。這便是入頭下手最切要的工夫。所謂知行並進也。而於易曉處求之。又由淺入深之法也。

孫北海先生五子學約。以周程張朱並列。是矣。四子學約。以薛胡羅高並列。則錯矣。施虹玉五子近思錄發明。亦以薛胡羅高並列。是踵其錯而錯之也。高子豈可與薛胡羅三子並列乎。陸稼書先生論之詳矣。其言曰。我觀高子之論學也。言一貫。則以爲是入門之學。言盡心。則以爲盡心然後知性。言格物。則曰知本之謂物格。與程朱之論。往往齟齬而不合者。無他。蓋欲以靜坐爲主。則凡先儒致知窮理存心養性之法。不得不爲之變易。夫靜坐之說。雖程朱亦有之。不過欲使學者動靜交養。無頃刻之離耳。非

如高子困學記中所言。必欲澄神默坐。使呈露面目。然後有以爲下手之地也。是高子之學。不可與薛胡羅三子之學比類而並觀之也明矣。孫北海既錯於前。施虹玉又錯於後。余恐後之學者。仍踵其錯而錯之也。故不可以不辨。

天理、吾心所自有也。偶有觸發。則當以經書聖賢之言擴充之。人欲、吾心所本無也。倘有妄念。卽當以經書聖賢之言制防之。如是則天理日長。人欲日消矣。

薛敬軒曰。克勤小物。爲學之切要。古之聖賢。未有不謹小愼微以明其志者。故學者凡事不可苟。一事苟。百事苟。可不愼乎。

養心者義理。累心者物欲。看得義理重。自然看得物欲輕。這便是向上的路頭。

薛文淸公曰。周子之學。得於易者多。發明大學語孟中庸者少。然其理則同也。竊謂周子之時。大學語孟中庸尙未合爲四書也。若程子既合四書。再得周子以發明之。必更有一番道理出來。

致知力行。如車兩輪。如鳥兩翼。缺一不可。陽明乃以知行合一爲學。豈知兩輪合一車不能行。兩翼合一鳥不能飛。蓋不自知其謬也。

氣質之偏小。學問之功大。能加學問之功。則可以變化其氣質。

周子曰。一者。無欲也。薛文淸曰。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觀文淸斯言。可以知入道之方矣。

朱子曰。開卷卽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學者當時時以此痛自警醒。

物格則見天下一事各有一理。知至則知萬理同出一原。

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是聖賢而豪傑者也。

千古聖賢。只是一箇小心。故能隨時處中。小人只是一箇大膽。故無忌憚。

陸桴亭曰。論性斷離不得氣質。一離氣質。便要離天地。蓋天地亦氣質也。一離天地。則於陰陽外別尋太極。於陰陽外別尋太極。則太極不落於空虛。卽同於一物。朱子曰。天命之性。以不離乎氣質。而不雜乎氣質者言之。桴亭此說。最爲明透。

陸桴亭謂中虛是無私心。中實是有天理。此言甚是。

或問。周濂溪言主靜。陸象山亦言主靜。周濂溪何以是。陸象山何以不是。予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靜卽敬也。有主則實也。若舍中正仁義而空。空主靜。則流於虛無矣。此周子之主靜所以是。陸子之主靜所以不是也。

程子曰。聖人可學而至。蓋學所以學爲聖人也。故程子專教人讀書。王陽明曰。滿街都是聖人。既都是聖人。故陽明只教人靜坐。不教人讀書。陸象山曰。若我則不識一字。亦須堂堂的還我一箇人。所以陸王是異學。

吳草廬曰。陸子之學。尊德性。朱子之學。道問學。不知朱子之學。道問學正所以尊德性也。陸子之學。尊德性實所以失德性也。

不覩不聞。只是萬念未萌。思慮未起。寂然不動之時。非必閉耳合目。而後謂之不覩不聞。躬行而不講學。只是箇不識道理的好人。司馬溫公是也。

孔子而後。伊川有功於易之義理。朱子明易之象數。兼程子之義理。皆大有功於易者也。

周子曰。果而確。一切工夫。皆當如此做。

孔子之門。有曾子。程子之門。有尹和靖。朱子之門。有黃勉齋。此皆古今來所不可多得之人。亦吾道中所必不可少之人。

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蘧伯玉不以昭昭伸節。不爲冥冥墮行。可謂眞君子矣。

細考論語。夫子所與友者。僅伯玉一人。使人於夫子。而夫子問以何爲。則金石交情。可以略見。伯玉之躬行純一如此。宜夫子樂與之交也。

論天賦予之初。則先有理而後有氣。論人受生之始。則既有氣而卽有理。分不得先後。

爲泰爲盈爲有。不過外面矯飾於一時。豈有能常泰常盈常有之理。此聞人之取而違。鄉愿之似而非。又何恆之足云。故曰難乎有恆。

天下道理。只有一箇正。其不正處。便是邪。不是於正之外。又有一箇邪與正相對也。

千聖之治本於道。千聖之道本於學。學也者。所以體聖賢之道。而成帝王之治者也。當其盛也。世治而道亦與之俱顯。當其衰也。世亂而道亦與之俱晦。道之顯也。必賴有人焉以爲之顯。而道之晦也。亦必賴

有人焉使由晦而之顯。自古以來。蓋昭昭不爽也。嘗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達而在上。則道以位而行。孔子孟子窮而在下。則道以言而傳。言傳道亦傳也。自孔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子曾子子思孟子相與共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異端蜂起。士各以意爲學。高者入於清淨寂滅。卑者流於權謀功利。而聖賢修己治人之道。明體達用之學。泯然無聞。至使君子不得聞大道之要。小人不得蒙至治之澤。蓋已千有餘年矣。昏昏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也。至宋受命。五星聚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基理要。當時見而知之。有二程子。遂擴大而推明之。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世。其爲學之要。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然於經言未暇釐正。故歷時未久。浸失其眞。一時從游之士。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朱子出。而後紹伊洛之正傳。振鄒魯之墜緒。考訂訛謬。探索深微。勒爲成書。上包淳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如日中天。凡有目者。皆可觀也。其開示學者。則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千古聖賢求道之方。爲學之要。誠莫有過於此者矣。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至孔子而始明。孔曾思孟周張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後有作者。不易其言矣。

身之於心。猶舟之於柁也。欲正其舟。先正其柁。欲修其身。而不先正其心可乎。

閻吳康齋語錄。見其每言己之貧困。有云。由是知貧難處。思之不得。付諸無奈。又云。貧困中事事纏人。因歎康齋生平所學何事。貧困二字。不離於口。其後竟至與弟爭田。宜乎張廷祥致書痛詆。不容其久竊

虛名也

中庸戒懼愼獨二節。舊說以靜而存養、動而省察平對。殊失本旨。戒懼不必十分用功。只略綽提撕。使常惺惺便是。註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是睹聞之時。既戒懼矣。雖至不睹不聞之時。而亦戒懼焉。愼獨是從戒懼中抽出來說。註曰。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是方動之頃。正是非邪正善惡之分途處。察其爲天理。卽擴而充之。察其爲人欲。卽遏而絕之。不容一毫寬假。此時若稍有疏忽。則前此涵養之功盡廢。故不可不愼也。譬如人家防盜。戒懼是無時而不防。愼獨是緊要之時防之尤要嚴謹。

明季講家謂適莫不是是非上差錯。只爲添著意思。依此說。則不論理而論心。無適莫。便是義了。此正謝註所謂佛老之學。自謂心無所住者也。其說甚謬。又比義工夫全在平日居敬窮理。而臨事亦不可不省察。明季講家謂比是從心流出。自然合符。此是良知家話頭。皆謬說也。吾儒異學之辨。差之毫釐。失以千里。不可不察。

或問太虛。程子曰。亦無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又曰。有形只是氣。無形總是道。薛文清曰。天地萬物。渾是一團理氣。理萬古只依舊。氣則日新。胡敬齋亦云。只是一箇眞實道理流行。而天地萬物。各得其性。嘗細思而靜體之。覺道理無一毫空闊。無一息間斷。參破及此。眞有手舞足蹈之樂。人特習於其中而不察耳。

程子云。性卽理也。此言遂爲千古之定論。可以發明孟子性善之旨。象山云。心卽理也。便差了。性乃仁義禮智。仁義禮智非卽理而何。心乃所以具是理者。安得謂心卽理乎。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困學錄集粹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著者　張伯行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滕秉全）

一三七九上

版